



90290

藕頤類稿卷十七

精育保慈非顯學也。潛山熊寶泰善惟

豈傳。師友小傳不詳。豈非其去也。面繼。曰。此

疑。公。太。柳。州。先。友。記。避。傳。名。實。傳。也。曷。為。避。傳。名。非。史

氣。賦。指。官。不。立。傳。也。余。既。為。傳。則。不。記。而。傳。矣。生。者。不

與。督。精。入。而。不。入。者。寥寥。矣。寧。救。世。法。生。來。風。矣。曰。是

法。孟。幾。園。先。生。生。精。術。及。曰。景。景。公。無。信。匪。人。曰。是

先。生。名。志。詔。字。音。諧。江。寧。板。巷。人。乾。隆。辛。酉。拔。貢。生。先

祖。母。從。姪。也。祖。母。家。無。五。服。親。先。君。訪。之。不。得。遇。先。生

于。都。中。喜。甚。請。授。伯。仲。兩。兄。讀。余。六。歲。發。蒙。氣。弱。不。能

高。聲。默。讀。數。過。卽。倦。而。假。寐。先。生。覆。以。衣。保。母。來。并。衣

抱。去。日。以。為。常。先。生。謂。諸。兄。曰。是。兒。必。無。壽。理。勿。似。常

兒。督。課。也。余。年。十。三。暫。居。江。寧。姚。灣。先。生。來。見。余。曰。長

成。如。許。耶。而。弱。如。故。也。先。生。不。命。坐。不。敢。坐。與。伯。兄。立

最。久。太。恭。人。命。伯。兄。與。余。陪。先。生。飯。顧。謂。余。曰。學。業。何

如。伯。兄。曰。以。弱。不。能。讀。但。好。作。詩。耳。先。生。面。鐵。色。曰。此

豈。急。務。作。詩。恐。流。入。輕。薄。當。作。文。卽。作。詩。亦。當。多。讀。書

詩。有。別。裁。非。關。學。也。嚴。羽。卿。誤。人。不。淺。先。是。因。先。生。得

識。祖。母。近。房。孫。聖。傳。聖。修。言。聖。修。病。甚。伯。兄。奉。藥。資。先

識。祖。母。近。房。孫。聖。傳。聖。修。言。聖。修。病。甚。伯。兄。奉。藥。資。先

藕頤類稿卷十七

不讀卷
二字
葉捐
書山草

生痘斑滿面。長身大聲音。酒後縱談。不如意者輒戟指罵。酒罷懷藥資去。余與伯兄送出門外。仲兄以久病臥床。故未出。烏帽出沒望不見。先生而後返。年十七自吳至江寧省試。則先生已歿。兄弟三人皆無子。板巷屋歸他氏矣。嘉慶庚申。余移家上元。老浮橋。訪孟氏。最後問蔡只山曰。少年讀幾園先生文。近年無有知姓氏者矣。四象橋施宅課讀者。其家人也。余謁之。則先生從弟志。詩字龍溪。年七十有九矣。工歐書。彷彿先生書家高井。每步至余家。呼輿送必却。堅留始肯飯。又不許有兼味也。言論猶存老輩風範。云少年時曾見先君子承恩寺。

藕頤類稿卷十七 傳

二

有子一人。孫一人。皆廢學。

蔡紫岳先生

余八歲從蔡紫岳先生學。乾隆丙辰。先君與先生訂交。

于蘇州。授伯仲兩兄讀。至壬戌年五月初十日。余生于

侍其巷。先君笑謂先生曰。午間先生又得一徒矣。先生

曰。數年後我尙滯諸生耶。因拍几案大怒。先君演劇以

謝約曰。觀劇不笑者必貴。因命伶人增猛譁出入。說肥

說瘦。他人皆頭沒杯案。而先生未嘗一啟齒也。丁卯舉

于鄉。余從學在戊辰。正先生下第初歸時也。丁丑成進

士。歸選班。掌上海申江書院。余復往從之。選崑縣調平

遙。先是先生有族兄曰應山先生。書紳官江南知縣。恃

才號蔡風子。先生在山西亦有此號。對長官如舊友。說事娓娓不斷。或尤之曰。吾受熊徐州之教也。徐州之言曰。長官亦人也。自有患得患失者出。見長官則面少人色。懼生于慚。其居官可想見矣。徐州謂先君也。居官明決廉靜。欲摭其過不可得。遷太原府同知。署澤州朔平知府。年六十謝病歸。先生德清人。庚申余館于烏程。離德清近。每春初必謁先生。道及先君。則白頭相對垂涕泣。數十年事。歷歷如繪。先生善飲。珍肴滿几。日五食。如余者。雖兩腹不能盡。每夜已臥。必至余臥所。問被薄否。命僕加燈膏。余不能早起。每晨先生輕蹻至臥所。問訊自問。雖同輩客至家。不能如此周密也。先生年八十二歲始卒。無子以弟子嗣。先生名亮茂。字仲淵。

陳恪齋先生

菴頤類稿卷十七 傳

三

先生名鳳鳴。字羽儀。懷寧人。乾隆丙辰舉人。王申春先君盡召熊氏子。姓入焦山。從先生讀書。伯兄與余咸在焉。時猶傳辛未中書懷寧蔣侍園試指佞草詩。有不待神羊觸。能教害馬空之句。先生命諸生擬之。余時年十一。作絕句云。堯庭生屈軼。堯庭佞人少。堯庭佞人多。必鋤指佞草。先生大驚。謂奇橫從來五絕中所未有。從何

得來以時方讀檀弓石駘仲卒章對釋心融曰此伽凌音也。歷衆音矣。贈詩云。早年能指佞。初地却摧魔。對句用唐耿湊詩也。先生講程朱學。每講四子書。盛暑必衣冠。而堂二十餘人皆盛服。僧人見之。訝問。先生召僧謂曰。汝家看經必盥手。可知經上字皆倉頡造。非三點成伊字也。一日閉戶作嬰兒啼。生徒皆訝問。則先生家忌日也。盡日不出戶限。不見人。晚年始舉兩子。病痰如劉原父。不知天地日月。病少間。猶與人談儀禮。娓娓不倦。云。年七十餘卒。十四子。善於末。

汝山徐七山先生

藕頭類稿卷十七 傳

四

七山先生余三舅父也。名恩。濶字滙宗。先生少不慧。讀書苦不能記。年十四。四子書猶未卒讀。外王父命廢書。先生不肯。塾師屢訛辱之。一日先生忽開悟。讀書洞如觀火。塾師問他生經義不能對。先生應如響。觀其自爲制舉文。皆有精意。而筆甚矯健。塾師凜然異之。明年補學官弟子。卓然爲經師。嘗閱社會文。不知爲師文。而抹之。師亦愧謝。文登徐雨峯先生士林官安慶知府。愛重之。延入署課子弟。而屢困場屋。雨峯先生巡撫江蘇時。潛山丁丈元長宏遠吾友星樹父也。官如臯訓導。亦中丞所取士也。謁時字先生謂丁丈曰。滙宗仍滯諸生耶。

吾當時有獨步江東之譽。其才出二張生上。謂桐城張
瑚。張尹。今張生皆館選矣。爲吾寄聲問之。旣而嘆曰。滙
宗文有西京氣息。反覆之則更佳。非吾莫能識耳。先生
聞而大哭。遂絕科舉學。如楊大年好菓子戲。至于通夕。
他人倦睡如懸風槌。而先生如初爲之者。一日主人已
厭倦。燭盡度不可扣戶索者。衆曰。三晝夜矣。漏下五鼓。
曷不假寐。明日再爲。先生深以爲不可。曰。有法。急捲紙
作數十筒。遞吹取光以發筒盡。而天曙。曰。何如。使從諸
君言。則此局斷矣。人傳爲笑樂。余在海州從先生。終日
不在師位。所爲文陳几上。先生偶至。點竄之。無不就人

藕頤類稿卷十七 傳

意而充滿之。故塾中少書聲。皆欣欣然。文思日有進。勝
他日伏案吾伊時也。以恩貢生入貲。爲復設教諭。未選
卒。年六十六。彌留時。顧內兄曰。多焚葉戲具。語不及他
事。與矣。有膠轕事數年不能解者。先生一二語無不折
服。嬉笑怒罵。人皆奉以爲神明。縣署前輒聞人嘖嘖言。
使徐先生在。吾輩不得至此。大

周位東先生

先君問師于蔡紫岳先生。以先生應。乾隆丙子。余在江
寧姚灣。年十五矣。十二月。先生至。近地有淨業堂。讀書

其中先生性瘦而精神王。講論不倦。問以年。則怒。贈閩人劉南廬詩云。元方欲下齊年拜。鄭谷真成一字師。時劉年五十五。或曰。以詩得先生年矣。先生笑。夏日適家滌齋太史。本入都。仲兄借塔影園養病。移書室往園中。

饒風景。水木明瑟。土人呼爲小西湖者。先生意樂甚。與南廬仲兄倡和詩成帙。至九月二十日。忽謂余曰。別城南久。思往遊之。昧爽行。日午歸。曰。相識者數處留飯。予辭之堅。不料歸途大饑。未持錢。去問鶴齡。亦然。相與失笑。鶴齡先生隨帶僕。終日呼之者也。急進饌。飲啖倍他日。先生閱南史。每夜折角記其處。則臥。時三鼓。又折書。

藕頤類稿卷十七 傳

六

角。余亦倦。謂先生欲臥矣。乍起。以石手攀衣桁。左臂似欲倒狀。回首向余。曰。我一字後不能言矣。偕鶴齡扶先生上床。吐口鼾聲不斷。羣醫至。皆束手。進以參苓。口不能受。明日歿。鶴齡哭曰。正先生七十初度日也。庚申。余謁紫岳先生。因至先生家。離半里許耳。曾孫已入學。有雋才。先生名文吾。丁卯副榜。

孔歷九先生

先君交遊滿天下。余兄弟不及見。猶記十三歲時。見孔歷九先生。至今不能忘也。先生官徐州府銅沛同知。先君官知府。年長。先君以兄事之。一日命余兄弟見于道。

遙堂先生南面坐。先君隅坐。余兄弟頓首于下。一扶挽而已。侍立。先生曰。諸郎何如。先君曰。皆純犢也。先生曰。看子弟法。知未曰。未知。先生曰。易事耳。但看其從小視財。何如耳。視財重者。此子便不必與之言。到老不了人。天下惡事。皆自重財。始偶欲行一善事。亦必不終。財重則百行輕矣。時坦如兄年最長。顧謂之曰。今有人焉。一擲百萬。一裘千金。此其人何如。對曰。輕財人。先生大笑曰。我固知子不識此緊財人也。此輩一貧友告急。分一金不能也。惟儉衣省食人。或千金不顧惜耳。先君曰。是命之退。驟退呼還曰。見長者當趨入。示慕長者意。退則

藕頤類稿卷十七傳

七

當緩行。恐有後言。先君見長官如朋友。敬朋友於長官。於此見之矣。先生名傳樞。曲阜人。孔子七十二代孫也。

陳或原

或原名學源。歸安人。父詩。官揚州知府。與先君同官友。善。乾隆壬申。余隨伯兄從陳恪齋師在焦山五聖菴讀書。仲兄養痾友竹菴。或原亦讀書其中。余作指佞草詩。因戲呼余爲獬廌。且曰。他年必戴此冠也。時與伯仲談笑。亭亭玉立。人逾四十年。余在沐梁旅舍。忽一老者相訪。入門呼獬廌。尚相識否。驟不記憶。道姓名後。乃知或原也。面多韡紋。迴思其少年時。言語舉止。實如兩人。乃

知人生如虫。變而不自知。繭中蛾。不似箔上蠶也。尋丁
禹州講席十四年矣。余將南歸。赴湖州迂道至禹。劇談
三日。尊甫歿後。門業頽替。余亦潦倒如斯。酒闌燈炮。相
對欷歔。至於泣下。或原見余泗州寺。送人往安慶。唐多
令詞云。客裏送君腸已斷。何況是到吾鄉。曰。自昔傳作
不過善言人情耳。余今日之釣臺君。他日之泗洲寺也。
其弟鑑堂悅余詞。余填徵招贈之。時陳芝房適回。同里
寄之。覆書云。在唐多令之上。余再至中州。聞或原歿于
京邸。鑑堂歿于家。又聞其家不戒于火。數世藏書盡焚。
去家在天后官旁也。又聞其孫有雋才。爲名諸生。

藕頤類稿卷十七 傳

八

姚諤伊

又聞其孫有雋才

桐城姚支莘諤伊。其妻弟馬培禾。余姊夫也。姊夫在先
君丹徒縣署中。乾隆癸酉鄉試。天長知縣鄧君薦君卷
已魁一經矣。以表內家有賜書句擯之。將往崇明。過丹
徒訪培禾。余是以識之。庚辰鄉試。同在壽聖菴。君能詩
隣。舖救十數人。已詩反以無稿干禁例。不得終試。卷又
擬魁矣。遂絕意科舉。年六十餘。以疾病歿。在敬敷書院
時與懷寧丁宗耀齊名。丁改名田樹。官給事中。翁愚亭
告余曰。給諫君曾言在書院時。他無所畏。獨畏姚諤伊。
極力爭之。始能偶據其上。一日院長命中庸理題。喜非

姚所長榜發仍第一。讀其文幽細。反覆之愈佳。與平時文如出兩手。無不領首服。聞其欲來京。當率同官子弟。盡師之。而久不至。後余問。謁伊。丁君故友。何不過之。致虛所望。曰。館在宛平鄉中。離京師尚三十里。居一年。厭生徒拙辭歸。給諫貴人。不願見。果爾。豈不知余有家。何不寄書問訊。耶。其狷介如此。

平泉翁愚亭

愚亭謂余曰。初與子及竹圃正柯竹泉諸君子交。竊謂

宇內大矣。使我得交天下士。必有出鄉曲之上者。今三十年矣。公車五上。交遊不少。求其性情如諸君子者。實

藕頤類稿卷十七 傳一

九

無其人。詩無過君家昆仲者。向之所見。反成鄉曲之私見矣。余聞而愧之。及余遍遊還。思其言。翁君其可人哉。

君名立。準懷寧人。乾隆庚辰。余與訂交于秦淮寓舍。壬

午舉于鄉。下第歸。館于萬氏。適余作贅婿于懷寧張氏。

相離半里許。倡和甚多。暇則杯酒往還。意甚樂。乙未始

成進士。謀館在近地。余奔走四方。曩時宴聚之樂。殊不

可得。以母老不肯就銓。選名後于君者。選四三人。去人

勸之仕。則曰。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秣陵三品縣

亦不必爲。况七品官耶。懷寧有二咎先生。長曰抱雪。

次曰省雪。茹穎名進士。詩文書畫稱八絕。并兄弟而

稱之也。二咎與徐芝仙蘭張眉洲址符蔚林會查松晴

奕楠趙秋谷執信姜西溟宸英朱字綠書魯亮儕之裕

爲至交。省雪有句云。鳴秋殘葉大。破石老根強。見查心

穀爲仁蔗塘外集。君母夫人卽省雪先生女也。亦能詩。

有雁過一聲秋之句。余嘗于元旦謁之。客至必答拜。問

家事絮絮。一晨數十客至。余尤其長君。衣聞曰。何不使

客入別室。而勞堂上人。衣聞曰。年年如是。時年已八十

有五矣。愚亭掌教蕪湖書院。余特往就之。上下其議論

者十日。談往事。或喜或悲。別時諄諄曰。少年恐君不壽。

今幸有五十。而不息奔走。當謹眠食。余無宦情。但求老

藕頤類稿卷十七 傳

年與諸君子相聚如少年。時則志願畢。正柯亡矣。君當

自愛也。愚亭痘斑滿面。長身善飲啖。精神如虎。而蔬儉

做衣。重內行。束脩所入。以贍其家人。余主鄱陵講席。忽

聞君病歿。距相別時纔半歲耳。母年九十。子甫數月耳。

余寄余姪象垣書曰。人生如夢。翁君之夢醒矣。余亦甚

不樂有此夢也。垣到皖遇愚亭姪業樹以書告之。哭不

能成聲。余屢欲作百韻詩哭之。至今尙未能脫稿。余在

湖州無意得省雪畫十二幅。老友雪鴻謂似丹邱生。余

凄然使愚亭在得之喜何如也。因函寄方竹圃囑其俟

愚亭兒其甥也。長成付之。余每見愚亭得咎氏片紙。則

什襲之。蓋二咎後僅存仍孫一人。卽翁晴江婿。夫婦不相睦。昨聞其死無後。咎氏無人。宜翁氏收藏。亦愚亭志也。

喬檀園

檀園名鍾沂。上海人。父官直隸按察使。後官巡撫。同在申江書院。君敝衣如寒士。君從宦陝西。最久。語雜秦音。與鄉人言。亦能爲鄉語也。爲人慷慨無他腸。與余最相得。弟甌村已成進士。而君猶滯諸生。每鄉試文出。人多傳誦。以官生限于額。輒見擯。發憤至北闔。亦僥得而失。弟官知州。贈君五品服。遂絕意科舉。君有幹濟才。家居

稿頤類稿卷十七

傳

十一

自監司以下皆造君廬。問民間疾苦。君亦盡言無隱。閭閻賴其庇廕。時中丞公已歿。君從伯父官提督。過家聞之。大怒曰。讀書專爲科第耶。第不第命耳。豈可舍讀書而與長吏交。吾將杖之。君聞而避去。亦可以覘喬氏家風矣。君遂閉戶不敢交一人。鬱鬱以歿。歿後里人多思之。君夫人王紫霞華亭人。能畫竹。余妻曉香草夫人所評定。其畫蘭盡嬋娟之妙。澹宕饒骨韻。人謂似明時王友雲。

朱期仲

余在上海讀書。與期仲同居一小樓。時春尚寒。同床眠。

期仲長余一歲情好如昆弟期仲爲人方嚴語不合則怒形于色獨與余無纖芥嫌好余小樂府時時吟之謂愈質愈古亦喜爲歌詩學李長吉得其幽艷已哀然成集矣余屢效之輒不能秋間余因先君病回吳君獨買小舟送出數十里外灑淚以別明年歲壬午鄉試余與姊丈徐端臣同居壽聖菴端臣自外至曰適見一美男子衆環觀之少頃期仲至卽期仲也蓋適欲過余爲人看阻耳或謂期仲如好女子期仲怒余曰端木子大賢也文成漢之人傑也卽帶假面之蘭陵王號鐵漢之李遵懿亦不失爲名將何傷乎期仲大笑庚子余省試金陵聞期仲已天歿子勿不知詩稿尙在否期仲名文范

藕頤類稿卷十七 傳一

三

朱凝臺

凝臺一字友梅名霞上海人本姓蔡氏父工畫號朱荷葉嘗與余與期仲賦春感詩刻之人以爲工余題凝臺倚桐待月圖填沁園春詞張赤垂少華趙升之諸先生皆以爲出稼軒上乙酉拔貢生考景山教習期滿官威縣知縣丁外艱再官獲嘉余兒子亦以拔貢官濬縣同隸一郡君大喜寓書招予至廨舍則君已病矣話數十年前事娓娓至初鼓則君小婦使人促之恐多言傷氣蓋君尙無子只一小婦相依耳勤敏有賢聲居數月病

不可支。他官至。避居典史沈君廨舍。余再往問之。君襟懷瀟灑。視生死洞然。余以百金付沈君。使備好材木。勿使君知。君所愛七星硯。贈余。余却之曰。君病尚可支。留以自玩。何必贈人。余歸濬數日而訃至矣。其族姪撫柩歸。星硯齋遺詩。余爲作序云。

劉企三

乾隆壬午春應

南巡。召試下第。歸舟至燕子磯。同人分體作詩得七律。分韻得弓字。余有人世浮沉江上鷺。吾儕得失楚人弓之句。羣以爲工。企三尤賞之。企三居新橋。與余寓舍線

藕頤類稿卷十七 傳一

三

香橋半里而近。因時相過從。企三有痼疾。館吳竹嶼家。數日必歸。歸必至寓。余以先君病。數來始一答耳。余將就婚安慶。作別。企三曰。桐城劉耕南。余族兄也。教余桐城山歌。歌以送君。歌罷。余不敢傷其意。曰。佳。於是氣虛。虛吸吸。然再歌之。余爲之凄然。及乙酉冬。再至新橋。訪之。企三歿。屋歸他氏矣。企三嘗苦陳祥道禮書無註。自冕服至長衣。已脫稿。深衣尤詳備。企三名漢。

方容若

路燕五

容若名孚。桐城小龍灣人。年十餘歲。學使令和高季迪。海比九首。于案頭立成之。詩多傳句。才名雋一翼。歲庚

辰余遇于塲屋。他日翁愚亭向余曰。容若性傲。少許可。獨譽君詩文不去口。又得一知己矣。明年余過懷寧。君館于張氏。余妻從祖家也。匆匆歸吳門。不及細論。壬午作贅婿于張。謂得良友可朝夕過從也。而君死矣。聞其病傷熱。庸醫真之死。年二十三。懷寧路桂燕五君甥也。亦與余交。館于柯氏。才與相似。一日聞得熱病。急往告之。勿再悞于庸醫。館近內室。不得入。明日歿。年亦三十。三。天地生才不肯多。而又生庸醫。專殺少年才士。吁可嘆也。

星樹下星樹

藕頤類稿卷十七傳

古

星樹名珠。居與余家隔一牆。君尊元長先生

宏遠

雍正

癸卯舉人。有文名。君少孤家貧。遊於江寧。題詩于隱仙菴壁。有著書翻恨古人多之句。袁簡齋太史見而賞之。引爲門下士。星樹贈以詩。有一句詩傳最感公者。謂此也。星樹讀書一過可三月不忘。嘗同諸人過簡齋。久不出。出而謂諸人曰。半月前諸君在此看吾七古一章。五古三章。稿失。自不能記。適檢尋不得耳。星樹笑曰。吾能記之。索筆書出。一字不失。諸同見者皆大服。有仁和田君者。擬江淹雜體三十首。詩甚劣。余與星樹同覽之。置手凡上閒語。田君恚恨曰。詩卽不佳。何至不置可否。屑

屑如此。余方陪笑。星樹大言曰。君詩佳甚。君前五首。吾已成誦矣。朗聲誦之。田大喜。余私謂星樹曰。此等詩一首。令余讀十日不得熟也。余與星樹交最遲。余年一十歸里。又四年始識君。同作贅婿于懷寧。唱和相得。未幾君庚寅舉于鄉。以疏通例官甘肅知縣。余奔走四方。音問遂絕。君署寧州鐫級補縣丞。再補靈壁訓導。年七十歿于家。子有才。補諸生。先君歿。孫甫數歲。

張正柯

正柯爲人。蕭蕭肅肅。爽朗清舉。長身美聲音。與人交不設城府。雖貧甚。肯急人意。豁如也。其尊屬皆余姻舊。余與爲昆弟交。正柯與星樹同縣人。而不相能。星樹爲正柯從妹婿。同居一宅。至不交言。庚寅星樹舉鄉試第九名。賀客滿屋。正柯大窘。避去。適有貴池知縣招爲記室。遂居池州。明年辛卯舉第七。若爭勝者。兩人本文字相爭。至是友解之。嫌隙盡釋。久之。選江寧府訓導。至余家作別好夜談。漏下五鼓不止。目光炯炯。然而嗽疾特甚。余促其歸醫治。促四三而後行。曰。可謂脫盡賓主形跡矣。去猶戀戀。余送至東門外。亦不禁淚承睫。離懷寧百里耳。到家之明日。暴腹痛歿。正柯名振珂。

藕頤類稿卷十七 傳一

五

余問友于翁愚亭。愚亭曰：此間有劉竹泉者，家貧甚，妻
嫗上有珠，欲換米爰而不肯棄者屢矣。一日失去，方疑
怒間，竹泉笑曰：已入吾印油中矣。其風趣如此。因借愚
亭過之，居登龍巷，以崇正時退齋脩誤，嘗居此得名也。
君工于書，家多古帖，日夕臨摹之。皖人書無出君右者。
南陵知縣嘗薦君卷，延至南陵，一歲辭歸。君有姑夫楊
君者，官福建知縣，強君同去。君笑曰：南陵近，且不欲居。
况遠地耶？堅辭之。老年貧甚，病劇，余往問之，與余嬉笑
如平時。講執使法，娓娓不勸，視生死了然于胸中矣。年
六十餘歿。君名斯經。

藕頤類稿卷十七 傳

六

德一村

一村名慶，字幹甫，徠卜噶山人。隸正白旗下。父瑯公，
官江安糧道，與先君爲同官。予謁之，留余掌書記。一月
遷安徽按察使，余託疾辭歸里。久之，至安慶，遇頭踏至
避于旁舍。公猝見之，下輿笑曰：何相避之深耶？強余至
廨舍，曰：自子歸，爲書多不達吾意，子毋以鄙民辭也。未
幾，一村以筆帖式奉

崇五

其

命隨侍，與余甚善。君番譯諸生，善作大字，得山谷筆意。
適君尊以卿

召歿于京。君歸，旗約余課其子。余在京半歲，旋病出，所

主則君家也。逾數年君官烏程知縣。約余往烏程。有鈕富人與隙家訟不勝。則羞且死。願以萬金爲壽。君峻却之。隙家詢知之。催訊急。富人無計避。就訊。富人理直。君細鞫。卒直富人。尤爲人所難。逾年因杖賊死。罷官。發紅廟。富人使人諷君。如過我。當贖千金。君唾罵曰。視我爲何。如人顧却萬金而受千金耶。遇赦歸。年六十九病歿。子塔豐安官中書。君性爽直。胸無城府。有金脫手。盡乞者無多寡。贈之。已貧無朝糧。不肯告急于人。也好飲。大醉後見人醉。則豁然醒。不遇人醉亦醉。開不休。余嘗使人僞爲醉狀。以醒君。十不失一。

藕園類稿卷十七 傳

七

張立齋先生

立齋名必剛。字健夫。潛山人。雍正乙卯舉人。乾隆丙辰進士。立齋少先君數歲。呼先君爲表丈者。先祖母族中從孫也。成進士後。年二十餘。卽肆力于古文。桐城胡龔。叅教以專學西漢文。東漢以下勿寓目。確守師說。閉戶著書。至八十不稍衰。嘗官澄邁。知縣者五年。歸來田不益一畝。居仍陋隘。余在京師曾遇澄邁士人。頌其廉平愛士。有同年生湯咏。奉使過潛。訪之。曰。吾篋中有金願奉爲草堂費。峻却之。湯至德化。以擾驛官被劾。立齋語人曰。使受其金。此時能安寢耶。家愈窘。則貌愈豐。有

無入不自得之樂。余嘗遇于途。裘外罩以方空紗。余問之。答曰。邑令爲兒子同年生。三至余居。人尤吾不答。非禮。今答拜而不見。池衣皆不合色。故著此。風飄衣如蠅翅。然途中人匿笑不屑意也。著錄稱弟子者不少。而古文法獨傳與宣城梅式堂。鈔文穆公子也。宣城袁毅芳同學一篇寄式堂曰。梅君式堂。余友也。式堂之師曰潛山張先生。其爲人也。君子人也。其學則古之學。而非今之所謂學也。今年相聚于金陵。接其人而藹然。讀其文而肅然。久之朝夕與居。而吾之胸中亦似有豁然者。於是式堂之所以自立。其家學固然。亦賢師友力是藉也。

藕頤類稿卷十七 傳

六

今式堂已服膺于其師之學。以淑其身。而因以勉余。余又得介式堂以交其師。而卽盡棄夫已之學。以學其師之學。而還以勉式堂。毋遽以此語他人也。所著奧衍新著三卷。瘡源四十卷。已收入出其學問古文等而其今欽定四庫書存目中。君尊甫慕韓先生。期愈八十二歲食餼。君成進士已三十餘年矣。子綱。字存中。乾隆乙酉拔貢生。先君歿。所著發微論三卷。亦收入存目。

張雪鴻

雪鴻以房縣知縣守江夏。上下安之。三閱月。忽不見。督撫者三日。使人覘之。鋪紙作畫。覘者曰。當言子病甚。以

不告休沐故。諉之君僕人。則右署怒可解。君不可督撫。皆怒。斂君歸房。君意甚適。君高祖潛山進士。君曾祖懷寧進士。君仲兒歷城進士。君亦以歷城舉人。疏通例發。湖北者。卒以解他籍。罷官。房民走千餘里。懇留。故無民留例。亦有破例入告者。卒以前事不省。時君尊年八十矣。君仲兒敷已歿。歸與伯兒笠民敷養親。有願爲君入貴復官者。笑却之。少年在歷城。嘗爲人畫屏。伯作書。仲作文。人呼爲三絕屏。君畫負重名。京師吳門及承恩寺廊下。僞畫充斥。余在雲南昆明亦見之。竟有得厚值去者。或問君恨否。君曰。使孫叔敖在。見優孟亦當笑。且黎

藕頤類稿卷十七 傳

九

邱鬼。但能效人子姪。昆弟。邑丈人貌。不能得况神氣哉。必有能辨之者。何恨爲。坐人于燈下。久視之。捏紙着己手背上。照影絕似其人。人以爲神技。余親見之。余嘗向雪鴻言。生平作詩。脫稿卽不記憶。數年後持來者。直謂他人作矣。君曰。吾作畫亦然。袁香亭持一幅畫石來。滿紙皆石。以爲古人作紙。甚新。今人則吾所不能爲者。何處得此好手。猜疑間。香亭笑曰。前月君醉後。不以筆以指。繼以拳爲之者。畫畢歌一曲。聲振梁木。君遂忘耶。最不喜人祝壽。祝則罵。君生于二月。嘉慶癸亥七十初度日。忽張宴召客。閏月復召客飲。歡甚。君姿貌豐偉。善飲。

啖數日後病醫者悞投補藥遂不起君名敬字虎人

未嘗桂崑陽

崑陽名峻字長人潛山人乾隆壬午舉人居大水河自舉于鄉後足跡不入城市重規疊矩人也余延至家課兒姪輩年已六十餘矣歲暮將歸嗣君來迎余餞之嗣君曰年饑隣家賣妻矣君面鐵色余亂以他語夜間兒姪輩曰先生痛詈其子謂此何等事而可於廣座言之幸人禍事耶勿令吾學徒聞也其方嚴如此生平惡人結訟有妄人牽引之君恨甚發心疾歿于家至今兒姪常夢見君南面坐發怒驚而醒醒猶悸也樂府雜錄俗呼賣妻爲五奴自蘇五奴始按雜錄爲唐段安節著賣妻而著以姓何古今人用心不同如此

陳芝房

乾隆甲午余訪上海鄭芳九於蘇州鎮撫司前芝房

館于芳九家一見如故交與芝房同臥起者兩月談文

談詩談古人品誼無不合芝房幼年曾從沈文愨公遊

文主歐詩主盛唐守文愨訓而尤篤好余詞謂余詞出

詩文上文愨不喜人作艷體詩及填詞芝房好詞以幼

未習故不能工手鈔余詞二卷時時吟咏之癸卯君舉

于鄉戊戌成進士以學錄用余在烏程適芝房自都中

歸館于蘇州居朱長巷。屢寄書欲一相見。兩人皆以館主人不聽行而止。余偶填詞。尚寄與看。往來書札盈尺。後余兒子在都中。芝房入都。尋至寓舍。謂曰。君尊我生平交無第二人也。兒子屢謁之。顧又多戚容。問其故。則曰。君尊不得進士。余乃無子。願以進士與君。尊易一子也。余聞之惻然。君入董相國幕中。余書不得達。音問遂斷。君吳江同里人。近問吳江人。則君已歿。或云仍無子。或云有子數歲。他日南歸。當一至同里問之也。芝房名毓威。有紅樹山房稿。

張袖山

藕頤類稿卷十七

三

袖山名法可。懷寧人。壬午舉人。丙戌進士。母夫人楊苦節。有堂前之號。君兄弟能遂潔白之養。君幼有文名。與

徐兆標世錦楊月舫全蘊魯研山琢稱皖江四子弟。寶

山時可亦能文。稱張氏二山。寶山與余妻兄張若霖澍

為僚婿。居隔半里而近。余作贅婿時。朝夕過從。君年長

余一倍。君女與余妻同歲。嘗共筆硯鍼黹。君與余為忘

年交。嘗告以懷寧為南皖。出皖辨質之。君大稱賞。既而

嘆曰。髮白矣。故里事都不知。君熟皖中人物。約余同作

皖城獻徵錄。惜君年五十病歿。余欲續成其書而無所

據矣。

孟非襲 張嗣翰

孟非襲張嗣翰兩副榜。皆懷寧人。皆有異才。余兒子塾師也。孟能記九經註疏。一日爲文數篇。他人文敏者多平易。孟則抉經之心。發前人所未發。一藝勝一藝。貌骯髒不脩飾。唐人所謂牛載不起者。初見若不識一字。入善飲啖。年四十感風疾歿。文稿散逸。得者秘藏之。張則爲人瘦削。清神秀。讀書目數行。下文筆雄健。安慶布政使王公聞其名。厚幣延課子。以年少不稱師範。且部民也。辭王公。避之年二十三。以療疾歿。士林莫不惜之。

徐敏槎

藕頤類稿卷十七 傳

三

敏槎名立功。字職勤。宿松人。乾隆己卯舉于鄉。年二十一。久困于禮部試。好奕。入能品。好度曲。吳伶愧不如。公車北上者。皆理舊業。人見君懷袖中有稿。探出視之。則蠅頭楷書。奕譜。曲譜也。久之以疏通例。官汜水。知縣九年。不鞭扑。人有應杖者。以理勸之。君楚音。羅縷千言。民膝苦痛而不解。調鹿邑。亦如治汜水法。以繼母憂去官。民多思之。君年六十餘。有壯容。不願再仕。余在濬縣。就余居半年。謂生平交惟余一人。君同縣石君宦邯鄲。知縣。強君去。去殊戀戀。到邯鄲一月。頸瘍發。君習導引術。運氣至頸。不得上。氣凝故患此。余聞冒風雪至邯鄲。視

之君談笑如平時。絕不爲苦。醫謂旬日後可愈。余居四日歸濬。而病久不愈。余遣子姪奴僕走問。不絕于道。除夕歿于邯鄲。君長子志祖。以知縣需次吏部。聞君病篤。小除日馳至。君謂曰。吾昔因鄉試不得視父含殮。今汝來反多此一事矣。歿之前一日。觀志祖與人奕。局未終。曰。白負三子矣。歿年六十八。

陶茂君

茂君名廷埇。乾隆乙酉舉人。常熟人。官潛山教諭。子師先生。元淳曾孫也。余生于吳門。侍其巷。先君官蘇州府海防同知。廨舍在常熟。虞山琴水春秋佳日。嘗從諸兄

藕頤類稿卷十七 傳

一出遊。作泛舟虞山下詩。有懸崖忽落日。雲斷山嶙峋之句。時年十四。崇明李虹山尚美見而賞之。年二十始歸潛山。而時時想吳中。雖有黃涪翁絕愛之山谷在近。殊覺少帆影耳。君至如遇故鄉。人情好甚篤。爲昆弟交。君不能爲詩。而工爲文。學舍離余家二里許。無三日不相見也。君嘗屬作常熟沈節婦詩。余作栢梁體一百韻。君亦大稱賞。官年餘引疾歸。余送至東門外。各灑淚以別。未幾歿于家。子貴銘乙卯鄉試名第五。後君一年歿。無子。余在汴梁題常熟張二橋畫像。有好水好山三十載。都在勞人夢裏。却與子思鄉相似。惜未合茂君見也。

李東川南園苑小谷賦東川曰效矣東川谷賦
河南武虛谷李東川皆方聞士也。虛谷與余三日交。余
輒以長古序其詩集。題其遺像。且有京師貴人作墓誌。
可無作傳矣。東川與余一席之談。而倦倦于東川者。惜
才也。才不可多得也。朱春亭官河南按察司獄。名客獨
東川與余二人。余先至。久之東川始至。自攜酒一瓶。赤
色。余曰。此市酤史家酒也。老年不宜飲。此東川曰。良言
今日。且醉之。明當易也。東川官湖南知縣。引疾歸。貧甚。
館于開封府。同知穆君家。課童子。余見其詩畫俱入逸
品。書學東坡。可亂真。填詞有傳奇十餘種。余以柳絮影

藕頭類稿卷十七 傳

詞質之大稱善。謂隨他輕薄。爭生離得。生平如此種句。
更有幾行。篋中有稿一冊。付之。於是縱飲劇談。僕夫數
促之始行。漏下三鼓矣。曰。明日冬至。可閒一日。必再來。
早間或傳穆家有友至。急迎之。非東川而謂東川。昨夜
歸。高吟大叫。更索酒瓶。盡怒其僕。忽中風。不能語矣。與
春亭奔赴。東川心尚明。指几上詞卷。作笑狀。余爲之凄
然。穆君素不識。因勸穆君急送東川歸夏邑。余明日亦
南行。當與同行。暮入店。則東川已能言。言不可解。送至
惠亭集。離夏邑僅四十里。其家人已踉蹌來迎。余分途
行。余再至河南。問武小谷。則東川已歿矣。東川名樹穀。

懷青名飛藻。新陽人。乾隆乙酉拔貢生。余伯兄官朝城知縣。延課諸姪。戊子夏。余聞伯兄病。遽赴朝城。適懷青赴北闈。臥具已入車。聞余至。爲留半日。爲人秀拔。下第後。接其兗州書云。因無子。移眷屬來。依族人官知府者。伯兄歿後。余歸里。音問遂絕。仲兄謂其與一友不合。吟詩云。蘭蕙不同心。馨香各懷抱。筆情秀逸。忠厚得風人之旨矣。又有句云。一歲四時春。春風亦不仁。亦有爲而發也。後見住籍錄。知其官睢寧教諭。近年遇睢人問之。稱其有師範。已歿于任。問有子否。而睢人不知也。余嘗見其駢體文一篇。工秀。無近時人割裂勉強之弊。

稿頤類稿卷十七傳

五

張靜庭

靜庭名承仁。寧夏人。父起鶴。壽春鎮總兵官。先是君尊官安慶副將時。余與君兄夔州通判繩武承祖交。君時尚幼。余移家上元老浮橋。聞君居網巾市。相離半里許。因訪之。始知貧不能歸。君有五子二女。無恆產。性耿介。不妄與人交。炊無烟。恬如也。惟余至。則過從甚勤。爲人沉厚寡言笑。暇日好臨摹法書。余贈以鬱岡齋帖。甚喜之。前年余來河南。送至江滸。執手依依。意謂余老難再見。又不肯明言。故色甚戚。余謂之曰。自生年來。卽以下

殤擬之友人數年不見則有驚尚之色余于死生澹然君意甚厚但不廣耳昨有人寓書來靜庭暴病歿年未五十屋賣家人依江西姊家去金陵無張氏踪跡矣余他日過其故居又增一宿草之泣倘如靜庭所慮竟不得歸又少一醪酒人矣

潘蘭如

潘蘭如字懷寧諸生余在懷寧時蘭如年少不知其

能詩及長余奔走四方偶過懷寧輒不遇余最愛其山翠入天深之句又有咏芍藥詩令人忘却春歸可與方南塘咏新柳之客去一春愁並傳也昨楊愛堂來說蘭如丙寅冬歿于池州矣支文川謂曾見隨園詩話載蘭如金陵詩有牛首空回望六朝之句此入惡派與余所引者如出兩人矣

藕頤類稿卷十七 傳

五

馬培禾

羅星亭

培禾名春長桐城人余姊夫星亭名愷歙縣人居桐城

練潭鎮四世矣余妹夫也培禾爲人木強見人懶與語

問或不答人以爲駭獨余知之亦獨與余善書得其伯

兄仙禾

春生

法喜作詩君仲兄雨耕

春田

詩人也君詠

孫一元云一鶴一童子詩名孫太初誰知五隱士中有一尚書句如雲癡歸不速月滿出偏遲人生動不如靜

鶴立全勝。舞時詠路云。熟處何須指。分時各有心。到店喜眼前。歲地歸家仍戴舊。嗚天皆有別趨。年三十得奇疾。余仲姊刲股救之。又七年歿。星亭有美才。先君因懷寧翁一峰丈。壯猷譽之。始定婚。求婚于星亭者衆。闔于影堂。亦惟熊氏吉。余妹歸羅時。先君不及見矣。君美風儀。少有文名。君尊斗山丈。時愈辛酉鄉試。魁一經。李穆堂先生所取士也。君伯兄葵亭。爵仲兄慕棠。斑皆有雋才。練潭離歛。往還千餘里。自補諸生後。難于歲試。赴鄉試。俛得而失。考遺取第一。以計首不介意。拔貢榜發。所取皆考遺居首者。歛以君未至。取第二名程昌期。學使每試必問君。以道遠不及知。君聞而悔其未預試。君母病。余妹刲股不能救。君性孝。愈鬱鬱不得志。以歿。年四十。問遺稿。則病中恨恨自焚去矣。余記其句。人生如空屋。壯去衰又來。不知花間飛。可是去年蝶。未能剛制酒。那得弱勝衣。兵符書戊癸。爐火驗丁壬。奚官騎是前身馬。蝸舍居如負殼牛。咏留侯云。夜半謙懷黃。石喜老年心事赤。松知神仙手。骨膺侯爵女。子容顏作帝師。皆可誦也。

藕頤類稿卷十七 傳

三

楊遜齋先生

外舅之甥楊遜齋先生。勤恪公孫。瑞州知府。繩孫子也。

懷寧天台里人。天台里者。劉退齋阮霧靈故里也。乾隆丁巳進士。後五年余始生。余子君婿也。以年尊不以行輩目之。官直隸藁城山東觀城廣東增城知縣。三城人尸祝之。年五十餘引疾歸。君有女三歲。余子甫生。卽締姻好。蓋亦故鄉中同輩少耳。至六十生子。喜甚。旣而喟然曰。難見其成立矣。潛山田左泉壘君同年進士。館于君家。得奇疾歿。備好材木厚殮送之歸。重內行。兄弟不異財。家多藏書。歸里後懶見人。但讀經史。惟余至則出見。談論娓娓不倦。謂宋李泰發以史證易猶未備。遂爰增之。劄記甚多。惜其書未成。謂易不可專主小筮。乃秦人見也。子鳴麒食餼生子君始歿。年七十有九。遜齋告余曰。黔中人人讀田左泉所選帖括。鄉塾間位祀之。呼爲田夫子。如滇人之奉王右軍矣。今七十年。余遇黔中讀書人問之。猶然遜齋名。超恒字自芬。

楊亦亭

亦亭名大觀。字俯一。遜齋弟。余僚婿也。亦亭官南昌知縣。卓薦入都。過潛山。余始識之。余爲贅婿已六年矣。以署南康府事被議。降官。蒙自知縣。適余病于京師。德一邨家邀余歸。歸病已。同赴蒙。自余紀行詩中。獨與僚婿行。相形愈見絀者。謂君也。君年衰性愈直。不得長官意。

擢君昭通判置閒地。又令君運銅至黃河舟觸岸沉。銅盡入水。使人入水求之。不失銖兩。人以為神佐。旋引疾。年七十二歿于滇。君善雙鉤草書。其工絕一世。嘗與張雪鴻同居京師永光寺。求書畫者。車塞巷。官南昌時。中丞吳公紹詩見其書。曰。摹戈者面試之。驚喜。令書滕王閣序。字大如碗。張于閣上。三日。士民走觀。至男女雜沓。乃撤去。其書先書匡廓。初若不可識。鉤成極工。能臨帖。大取古柏行。小取天馬賦。粘于壁。書成合壁上。無一筆參差者。蓋絕藝云。吳山云。張山下。余對其畫。出於此。

張鳧門

藕頤類稿卷十七傳

元

張曾敏字鳧門。桐城人。文端公會孫。宮詹廷贊。官屏山知縣。人皆稱爲張屏山云。屏山子余伯兄婿也。余過桐城。嘗至其家。每劇談至夜分。爲人純誠。和氣溢于面。尤邃于易。所著有所見錄行世。姚姬傳爲君婿。博奧負重名。亦不能窮其說也。有續集。惜未脫稿而歿。

王曉岩

王之炳字曉岩。鐵嶺衛人。乾隆庚午舉人。隸漢軍。正白旗下。余仲嫂氏長兄也。爲人有異稟。讀書目數行下。辛未。劉文正公得君卷。已定魁矣。以小疵罷去。時君尊應公。以咸。先生以竹溪遊擊管鎮江衛事。足疾罷官。居揚

州君念親老思祿養就選鹽大使適發淮揚

詔許漢軍改漢人君遂為甘泉人君尊雖老病尚健君

壯而弱不勝衣買滇銅歸得肺疾遽歿年三十二余隨

僚婚至蒙自銅廠壁間見君題詩云馬蹄踏處真如鐵

士行看來未似銅自註予到一廠押一銅字茲已七押

矣計其年余甫十二齡孰知二十餘年後余潦倒萬里

外得見君手書惜君之年慚余之遇歸來道之嫂氏淚

涔涔下矣

劉儒傳

儒傳名斯極潛山人余甥也少失母余年二十始歸里

藕頤類稿卷十七 傳

三

從姊歿已三十餘年矣甥以幼未見母遇熊氏無少長

皆恭謹余從兄中有及見其母者問母之容貌必泣他

日復問人或以他語亂之則又泣其至性如此壬午舉

于鄉有文名與桐城江若度有龍吳精中懷寧丁芷

溪田樹蕪湖施淡吟長春盛篤周嘉祐潛山金迥誠

稱上江七子工詩賦有長楊山館集

藕頤類稿卷十七

男象階孫光禮光禧謹校

潛山熊寶泰善惟

一字八百芸眉

辨

南岳辨

衡山一名霍山。霍山一名衡山。兩山互為名。他山所無而辨。南岳者紛如聚訟矣。風俗通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此衡名霍之據。史記始皇還過彭城。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謂霍山也。若云湖南之衡山。則下南郡浮江為倒行矣。漢地理志六安故楚高帝元年。別為衡山國。諸侯王年表。顏師古注。廬

藕頤類稿卷十八

辨

一

衡二山名也。衡即今霍山。此霍名衡之據。知此則看地

志了。否則求其解而不得。而武斷矣。蓋南岳本不必

辨。史記武帝本紀。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禮

潛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漢書元封五年也。隋書開皇九

年定衡山為南岳。古之南岳在衡山。漢武改之。隋文復

之。史傳所載。朗如列眉。自不知兩山互為名者。見爾雅

周禮白虎通風俗通說苑說文詩疏諸書。皆云南岳霍

山。又見衡山志。隋以前無考。遂謂古之南岳本霍山。竟

以衡山之岳。起于隋時矣。隋以前之無考者。改祀六百

年祀久廢而缺畧耳。少時見查初白集。有贈宿松朱字

綠詩。謂其援據往籍。定霍山爲古南岳。作南岳考二卷。最爲浩博。余每向宿松人求之。後知杜溪文稿入禁書。其子孫盡取其所著書板焚之。故不可得。卽得之。恐亦是求其解而不得者。夫五岳有長。寰宇記。青城山爲五岳長。五岳有副。淮南子。揭戾山爲恒山之佐。命抱朴子。長白山乃泰山之副岳。而以霍岳爲衡岳之副者。則非是。太平御覽。引徐靈期南岳記。衡山者五岳之南岳也。其來尙矣。至于軒轅。乃以潛霍之山爲副焉。故爾雅曰。霍山爲南岳。蓋因其副焉。至漢武南巡。又以衡山遼遠。隔江漢。于是乃徙南岳之祭于廬江潛山。亦承軒轅副

藕頤類稿卷十八

辨

二

義也。洞天記。黃帝封五岳。南岳衡山最遠。以潛岳副之。此皆海上姦怪之士。引緯讖不經之書。軒轅語從何得來。何異陳希夷之言。伏羲八卦乎。不能舍明確之史。而從其說也。武帝雖移祀霍山。民間因自古所傳。仍呼衡山爲南岳。後漢書。王昌傳。移檄州郡曰。南岳諸劉。爲其先驅。注。聖公光武。本自春陵北徙。故春陵近衡山。故曰南岳。衡山也。卽此亦可証古之南岳非潛岳也。而霍岳自有副。漢祀典。以廬山貳於潛岳。霍岳又名潛岳也。封禪書。引尙書舜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末載武帝改祀事。與本紀同。尤爲明白。吾故曰南岳本不必辨。

五嶺合
南州史與
荆關古之
詩今之北
峽關古之
南峽戎與
此說合

桐城方息
翁包公祠
詩今之北
峽關古之
南峽戎與
此說合

及水而歸哉。再徵之江表傳。孫策從兄賁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劉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彭澤與今懷寧皆沿江。又何必步襲乎。吳人善使船。今用步襲者。以非雨時水道不通也。不然周郎善用兵。豈肯舍長用短。至陳文帝時。率兵城南皖。則今懷寧城也。以在皖城之南。故曰南皖。三國時曹氏屯合肥。皖為吳之重鎮。距合肥三百六十里。故廬江太守李術等皆移守皖城。與操相距。其後或軍於硤石。或追至硤石。硤石者。今桐城北。硤關兩山相鎖。則呼硤石。有立為縣名者。天下硤石最多。壽州者為最近。而此非壽州之硤石也。太平寰宇記名南硤戍。宋時以廬江論。故曰南。今以安慶論。故曰北。正合肥至皖之中道。北人不習水師。懷寧沿江。操兵所必不至之地。是以無城。至陳都金陵。懷寧為水道衝途。則不可無城矣。此城南皖之由也。自此之後。亦成重鎮。至唐時。改曰舒州。領縣五。懷寧。桐城。太湖。宿松。望江。州治在懷寧。即今潛山地。延至北宋。猶然。元豐九域志。桐城在州治東北一百二十里。今桐城在懷寧之正北。太湖在州西南七十五里。今太湖離懷寧二百里。而桐城之東北太湖之七十五里。與潛山合。南不時。改曰安慶府。府治仍在潛山。黃幹傳知安慶府事。請於朝。城安慶

以備戰守。是歲大旱。幹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
潛山。再拜。雨卽至。郡閣與山相近。可見。卽郭青山所咏
舒州使宅天柱閣也。又云。旣而霖潦月餘。巨浸暴至。城
屹然無虞。舒人德之。與吳書所云。千餘年相脗。合此昔
人所謂地名雖異。山川不改也。理宗端平時。移府治於
今懷寧。元至治。以懷寧縣清朝玉照二鄉。增立潛山縣。
此潛山設縣之始。元以前之潛山。與懷寧合。元以後之
潛山。與懷寧分也。至漢時之廬江。潛縣。今霍山也。與潛
山縣絕不相涉。漢地志潛註云。天柱山在南。今在北。泚
水泚山所自出。北至壽春。入芍陂。皆霍山水道。此顯然

不必置辨者。近時脩志家不攷。以潛縣何氏闌入潛山
縣志中。而懷寧廬江舒城志盡入之。不知何氏點求輩
遷吳。遷會稽。皆載在正史。晉穆后烏夜村在海鹽。是霍
山志亦當分別載之。黃閣遺譏。巧宦當誠紛紛。摭拾荒
陋可厭。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又載何氏入望江。此地志
之最前者。亦復如此。乾隆庚子潛山縣修志。纂輯諸君。
必欲以周瑜爲潛山人。余因檢瑜傳示之。傳云。廬江舒
人。從策攻皖。得喬公二女。今二喬遺蹟在潛山。山谷有
松竹二喬宅。句以美婦人耳。非如何氏之顯宦。他處不
肯搢搢。亦不能搢搢耳。顯宦多美人。少少則時時處處。

指目而傳說之。千年如一日。如西施之諸暨。明君之歸州。未嘗一闖入他州縣也。因是得安其故處。幸其安。故處也。亦可爲皖。爲潛山之一証。傳中所載。畧知文義者。亦知爲兩地。今志中存喬復載瑜。不意千載後。使公瑾夫婦爲同縣人。不亦奇乎。或曰。倘縣中周氏子孫謂滅其祖可乎。余曰。潛山周氏果瑜後。志不載瑜。何傷乎。南唐書周本傳。本宿松人。瑜後。祖宗塋墓在焉。夫瑜爲舒人。子孫可居宿松。誰禁周氏不自舒城宿松來耶。必同縣而後爲祖。則本非瑜後矣。惜宿松志不載。而潛山志亦未肯改也。書此以告鄉人之好古者。

蕪頤類稿卷十八 辨

六

賈約園曰。吾讀考訂家文多矣。令人欠伸思臥。孰有如此文之雪亮者。且多趣語。美人少一語。尤爲美人生色也。

喬公辨

後漢書橋元傳。初曹操徵時。嘗往候元。元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嘗感其知已。及後經過元墓。輒愴致祭。尊自爲其文。曰。操以幼年。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士死知已。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歿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鷄。過相沃醑。車過三步。腹痛勿怪。吳書周瑜傳。攻皖拔之。得橋公兩女。新城王文簡二喬。曲云。腹痛思前事。分香惑後人。二喬得

佳婿。不是洛川神。惠定字九曜齋筆記。二喬曲云云。此詩言操之狡獪惑溺也。操與喬公。嘗有知己之感。然此特操之狡獪耳。分香望墓田。乃其本色。幸而策瑜不爲熙尙。故二喬不爲洛川神。設東風未便。誠如昔人所云。銅雀春深鎖二喬者。斯時操與喬公。豈復知己之感耶。是文簡惠氏。皆以二喬爲元女矣。按喬元卒于靈帝光和六年。蔡邕有碑。孫策攻皖。在獻帝建安四年。時元已久歿矣。元睢人。墓在睢。操故得祭。憶車過腹痛之語。皖安得有元墓。皖入吳最早。操生平未嘗至皖。魏吳分界。陸路在廬州合肥。水路在無爲州須濡口也。操安得至

皖哉。誤以爲元者。拘于白虎通所云。公者三公及二王後也。此說本之公羊傳。而不知喬公者。非三公及二王後之公也。夫公之稱。不一也。有君公其臣者。其稱最久。自秦沿及唐時。史記二世謂宦官。公何不早言。又晁錯傳。景帝謂謁者僕射鄧公曰。公言善。吾亦恨之。武帝謂田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是高廟神靈使公教我。也。後漢書光武敕吳漢曰。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破尙。尙敗公亦破矣。南齊書周盤龍敗魏軍。高帝以金釵與其妾杜。敕曰。餉周公阿杜。唐書李大亮傳。太宗賜大亮荀悅漢紀曰。公宜釋味之。李德裕傳。帝

曰公無固辭。有父公其子者。此稱更久。自漢沿及宋時。史記陸賈傳。謂其子曰與公約。又晁錯傳。錯父謂曰。公爲政用事。怨公者何多也。又曰吾去公歸矣。五代史李克用養子存信。從克用與劉仁恭戰。大敗。克用怒曰。昨日吾醉。公獨不能爲我戰耶。宋史蔡京傳。及甕牖閒評。皆云。王黼遣童貫借京子攸。往取致仕表。京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三公所知也。三公等而上之。呼天曰天公。天子曰鉅公。漢書郊祀志。注天子爲天下父。故曰鉅公。佛稱公。馬戴詩。獨禮竺乾公。謂佛也。仙稱公。神仙傳。木公壺公秀眉公。榮啟期稱榮公。

藕顧類稿卷十八 辨

八

杜詩。多術怪仙公。與三公並者。爲太史公。漢書司馬遷傳。如淳曰。太史公武帝置位丞相上三公等而下之。縣可稱公。左傳諸侯縣公。府可稱公。劉禹錫詩。府公既有中朝舊。郎官稱公。馮唐稱馮公。左思詠史詩。馮公豈不偉。是也。內史稱公。北征賦。劇蒙公之疲民兮。謂蒙恬也。藉之阮公。則步兵也。濤之山公。則吏部也。無爵位者稱公。更多。穆天子傳。天子北入于邠。與井公博。三日而決。注井公賢而隱者。史記信陵君傳。趙有處士毛公。萇亨之大小毛公也。以詩名。盛後始取小毛公爲博士也。業林之大小杜公也。以小學。史記單父人呂公。呂后父也。

漢書樓護有故人呂公。新城三老董公。四皓中東園公。夏黃公。四皓俱稱公。溫庭筠詩。商公下漢庭。謂商山四皓也。曹參幣請之。膠西蓋公。僧稱公。寶誌稱誌公。支道林稱支公。又稱林公。惠遠稱遠公。湯惠休稱休公。杜詩中。已公贊公。李詩中。朗公。僧通呼爲公。韋應物詩。清夜得禪公。羽士稱公。陸龜蒙詩。試與飛書問洛公。莊子狙公。吳越春秋。猿公皆術士。賣藥則有韓康之韓公。醫則有倉公。桑公。俠士稱公。蜀都賦。郤公之倫。注豪俠士也。古詩。刼義公。冶師稱公。列仙傳。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樂人稱公。漢書。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歌者稱

公。晏子。虞公。善歌。土神稱公。范成大詩。卮酒豚蹄酬土公。詩人稱公。徐積詩。詩公兩眼看浮雲。琴師則唐雷威。富人則陶朱婦人。亦可稱公。南史。南齊宮中有婦人韓蘭英。自宋孝武以來爲女博士。教書學。宮中呼爲韓公。相謂以公。史記。扁鵲傳。我有禁方。傳公。公無洩。毛遂傳。公等碌碌。年長稱公。吳志。程普年最長。時人皆呼程公。祖稱公。呂氏春秋。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孔子問之。子之公有恙乎。次及其父母兄弟妻子。父稱公。列子。黃帝篇。家公執席。臣謂君公。南史。焦度傳。見上曰。度啟公。行次稱公。南史。張譏傳。四公不得有助。謂周宏正第四也。

爾雅婦人謂夫之兄曰兄公。夫之姊曰女公。宋書不寢不聾。不爲姑公。家長也。婦人謂舅曰公。賈誼策與公併侂。尊稱曰公。此六七公皆亡恙。亦見賈策。水可稱公。蘇詩。壬公飛空于女藏。註壬公水也。鳥可稱公。蘇詩。苦厭黃公聒醉眠。謂黃鳥也。松可稱公。杜牧詩。偃蹇松公老。此猶雜出于後世也。與喬同時。不有鄭公。鄉乎謂康成也。孔文舉不云乎。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宋書顏延之傳。何偃呼爲顏公。延之以其輕脫。乃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公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呼爲公。合衆稱觀之。喬公之公。當是賢而隱者之公。年長者之公。田舍公之公。處士之公。仁德正號之公。而非三公。二王後之公也。橋去木見唐宰相世系表。余亦有二喬曲云。英雄與美人。往往出亂世。喬公不知名流。離得佳婿。

藕頤類稿卷十八

辨

十

大伾山辨

大河南北間。大伾山有二。一在成臯。今汜水縣。水經之。大伾也。一在黎陽。今濬縣。禹貢之大伾也。周語商之興也。儔伾次于丕山。韋注在河東。水經河水注。河水逕成臯。大伾山下。爾雅。山一成謂之伾。許慎。吕忱等。並以爲邱一成也。鄭康成曰。地喉也。沈出伾際矣。然則大伾在

修武武德之界。又云。成臯故城在伾山。縈帶伾阜。絕岸峻周。高四十餘丈。城張翕嶮崎而不平。濟水注。引晉地道志。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門。南洑爲滎澤。戴延之西征記。濟自大伾入河。張衡東京賦。大伾以鐔。張協登北邙山賦。前瞻狼山。却窺大伾。太平御覽。大伾山在成臯。兼包鞏縣之界。此皆指成臯大伾也。禹貢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孔傳。山再成伾。至于大伾而北行。後鄭謂大伾在修武。武德三國時。張揖謂在成臯。惟晉薛瓚謂修武武德無此山。成臯山又不再成。當在黎陽。正義通典括地志。元和郡縣志。並同。宋程文簡公禹貢地理圖。取薛

杜之說而暢言之。謂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禹故記之。正與河將東流。而先記華陰之在極南者同也。若成臯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非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也。其地西去洛汭。既已絕近。北距降水大陸。又爲絕遠。禹獨何爲而獨於此數數致言耶。蔡九臯書傳引之。德清胡東樵先生禹貢錐指引宋薛士龍說。謂出于說文。不始于瓚。今說文伾下無此。或出徐楚金繫傳。繫傳向無刻本。乾隆甲寅歙汪氏始雕板。故胡氏未見。從葉教授借得。伾下但有邙再成一語。則薛所見說文。非今本矣。經文華陰。下言東大伾。下言北。可見讀

經在細心不必外求也。且可証之于緯書也。康成地喉之說出于河圖。其書云。東流貫砥柱。觸闕流。山各地喉。上爲樞星。下又云。東至大伾。山名地肱。上爲輔星。按之道里。則大伾在下。若成臯。則當載在地喉間矣。緯書言理多妄。于地理則尙可信也。余嘗至汜水登伾山頂。俗名小頂。只一重。薛瓚謂山不再成是也。近來言地理者。據水經諸書。遂謂當在成臯。不可移總。不能分兩伾。山耳。甚至謂惟當從釋文作坯。古人制字。一成爲坯。不當從山。請李陽冰輩改從僞孔傳。夫孔傳自僞。而山之再成。水之北流。不僞也。以字形決山形。可乎。如以字言。不一爲再。不更可解。頤乎。雖然。不十年以爲命名之讖。不敢欲証其說。而以俗書傳會也。

禹治水辨

藕頤類稿卷十八 辨

上

澹縣黃河故道。秦漢以來。在縣南一里。滑縣西北十里。河之南岸。卽滑縣界。河經其間。東西流。北曰黎陽津。南曰白馬津。已非禹北流之舊矣。其東流之始。則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宿胥口始也。漢武帝復二渠之舊。非禹之二渠。水經所謂大河故瀆。亦是秦漢之故瀆也。馮弔故蹟。歸而仰屋。梁以思。忽悟禹之治河。自大伾始。何以知之。於禹廝二渠知之也。自積石來。曰到曰下。曰及。皆無

所事事之辭也。至于大伾。則史記謂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高地卽大伾山下宿胥口也。後世決河亦自大伾始。禹若預知後世事而競競於此。所以謂之神禹也。或曰禹鑿龍門。辟伊闕。皆無其事乎。曰聖人亦人也。水在龍門。伊闕。上能入。水鑿山乎。水入龍門。伊闕。中則不必治矣。後世有誤以禹鑿龍門效之而敗事者。漢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砥柱隘。可鑄廣之。上乃令焉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復去。而令水益湍怒。害甚。平日而賈讓猶曰禹鑿斷天地之性也。且此非余之言也。只

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宋司馬溫公朱文公皆曰龍門未辟。呂梁未鑿也。或曰書孔傳曰治水皆從下起。朱子語錄亦云。今人說禹治水。始于壺口。鑿龍門。某未敢信。方河水洶湧之時。其勢汎激。而下流未分殺。必且潰決四出矣。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海。又濬吠澮之水。使各通於川。只是先從低處下手。子言不鑿龍門與朱子說合。而不云始於九河。孟子云禹疏九河。未聞廝二渠也。曰不然。三渠九河之綱也。宋郭諮云黎陽九河之原。指三渠言也。不廝三渠。水不能至九河。安能入海。二渠者。一自大伾山南。向東北流。至千乘。今濟南府濱州入

海一漯川自大伾山西南向北流爲宿胥口。孟子未言
斯二渠亦曾言。滹濟漯也。故大伾禹貢之利害也。故後
世決河亦自大伾山宿胥口始也。請以醫喻神醫治病
于未病之先。不曰無病而曰未病之先者。已有病而病
人未覺耳。若無病。雖神醫何治哉。河決大伾。如人有痼
疾。愈後不謹。疾于虛損處發也。其不謹疾者。則自周道
衰。各國壅川自利始也。今者河不東徙而南徙。且南徙
離濬二百里。金明昌後滑縣在河北矣。與北流適相反。
河之病又變矣。安得如神禹者而治之哉。

土黨黎辨

藕頤類稿卷十八辨

西

上黨之黎。與東郡之黎最易辨。一東一西故也。以黎爲
黎陽者。其誤自孟康始。水經瓠河又東逕黎縣故城南。
注王莽改曰黎治矣。孟康曰。今黎陽也。薛瓚言。按黎縣
在魏郡。非此黎陽也。世謂黎侯城。昔黎侯陽寓于衛。詩
所謂胡爲乎泥中。毛云。泥中邑名。疑此城也。土地汙下。
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也。師古注。漢志尤明白。引瓚曰。
黎陽在魏郡。非黎縣也。黎縣在今山西黎城縣也。黎陽
漢縣。莽改曰黎蒸。蒸與陽判然兩名也。路史黎山氏爲
子姓國。侯爵。宣十五年。鄆舒黎氏地。後荀林父滅潞。立
黎侯而還。一作釐鄆。文王所戡者。與紂都接。今潞東十

八里有故黎侯城黎亭今山西黎城縣也蓋黎城東與紂都接黎陽西與紂都接不可以接都皆黎遂置東西于不辨也

端木子濮陽人辨

史記但言端木子衛人後世地理書不載人物有之自樂史之太平寰宇記始而記于濮陽人物內載端木子蓋因衛嗣君後亡獨有濮陽而誤耳衛地在春秋時已非康叔舊封括地志康城在許州爲許國濮陽特嗣君所遷之地何所據而爲端木子故里且唐時已封端木子爲黎公黎陽在唐乃戰爭重地非比荒僻處可妄指

藕頤類稿卷十八

辨

五

也樂氏之書言地理人物可不載也其載人物實後世捨擄之祖荒畧已甚如檀道濟金鄉人乃訛爲金檀載于潤州潛縣今霍山何氏自晉迄梁史傳不下數十所謂五世爲吏部尙書者乃載于望江縣漢地理志潛下明載天柱山在南今望江濱江天柱在北且數百里豈考地志者不閱漢書耶余故曰樂氏書言地理人物可不載也

詩傳辨

詩傳一卷字作古篆升魯於邶鄘之前降鄭於鄘曹之後大雅小雅各分爲三題曰子貢傳何鏗收入漢魏叢

書毛子晉收入津逮祕書。明豐坊好作偽書。明史坊本傳。子貢詩傳卽坊編本者。蓋坊所作申培詩說亦用古篆也。

黎陽津辨

黎陽一名白馬。白馬一名黎陽。於是觀者惑焉。不知是

一是二。歷考諸書。乃是一津對岸言之耳。南岸曰白馬。屬滑縣。時滑縣在河南也。北岸曰黎陽。自漢迄隋皆然。至唐時河道日徙。杜牧罪言曰。黎陽津去白馬津三十餘里。或謂對岸之說非。不知此仍以岸言。今時渡黃河者。津亦時徙。或岸有崩洩。或水有緩急。亦有遠于舊渡數十里者。卽今可驗古也。自金時滑縣改於河北。則岸與河俱成平地。無所謂津矣。

藕頭類稿卷十八辨

六

臣瓚辨

臣瓚。字伯玉。汝南人。官至中書侍郎。瓚字伯玉。汝南人。官至中書侍郎。

證大在。山在黎陽者。實自漢書注。臣瓚始。而臣瓚不詳姓字及郡縣。裴駟史記序。韋稜續訓。皆云莫知。以爲于瓚者。劉孝標也。姚察訓纂云。庾翼集言翼吏辛瓚作亂。不言其能注書。或謂卽校穆天子傳之傅瓚。因官校書

郎中。故稱臣。然傅瓚校穆天子傳。不聞注漢書也。惟水

經注。河水。澠水。巨洋水。皆引薛瓚漢書集注。是臣瓚是

薛姓矣。通鑑秦苻堅以薛瓚爲中侍郎。蓋晉穆帝時人。

或其書曾進苻堅。故稱臣耳。其引書中有茂陵書漢祿秩令此二書久佚。晉中朝喪亂。苻氏都秦。或尙有存者。尤爲可信耳。

唐類函載黎陽青泥辨

唐類函載黎陽青泥。于封泥類中。濬縣舊志亦載皆誤。讀後漢書也。鄧禹傳注引東觀漢記。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襍。明是易陽出青泥也。還道取之。愈見其得人心耳。故於濬物產中。不載青泥。

志不立傳辨

藕頤類稿卷十八

七

非史官不立傳。已見于凡例矣。或曰。志表皆史體。獨避傳不爲何也。曰。志表但書事與人耳。未嘗寓褒貶也。春秋天子之事也。大聖人猶有知我罪我之嘆。蓋史官稟命于天子。故敢大書而特書。昔人所以謂太史位居丞相上。也。今修志者知府州縣耳。卽督撫官尊。亦非已職也。且志家之傳非傳也。史傳書善書惡。志則專揚善。直是墓志銘耳。諛墓者猶識其人。茲則不知者多也。善善從長。有善無惡。又何處論短長哉。冒不類之名。犯不韙之實。猶沾沾自喜。曰。吾操史筆也。不亦慎乎。

朱翌非懷寧人辨

朱翌字新仲。號潛山居士。有潛山集。潛山縣志因載之。不知馬京有潛山集。楚人也。釋文珣亦有潛山集。浙人也。隨其所愛以取名。卽如黃庭堅愛山谷。有山谷內外集。山谷在舒州。不得據以爲舒州人也。况潛山立縣在元。而新仲取名在宋。乎舒城桐城志皆載之。以翌所著猗覺寮雜記。自署龍舒舒城桐城皆有龍眠山。如李公麟亦舒桐並載也。余嘗考之王偁東都事畧載公麟舒城人。偁宋人也。則桐城不必載矣。新仲則桐城人也。容齋四筆朱載上桐城人。考舊續聞朱司農載上分教黃州。又云他日語其子新仲。因知新仲爲桐城人。容齋亦

藕頤類稿卷十八

辨

六

宋人也。宋濂溪學士集載元朱隱老稱潛山先生亦富州人也。嘉慶初懷寧新立進士榜以翌居首。余爭之有註其下者云。他書以爲桐城人。誤。容齋宋人載宋事。不知註者何人。何以知其爲誤。他書者何書也。殆昭明所謂曾馳臆斷之侶歟。

藕頤類稿卷十八

男象階孫光禮光禧謹校

論

范增論

范增非謀臣也。謀臣之立言必知其主性情。中其主之肯綮。使其言必聽。而後主無嫌隙。而事可集。夫人之殺人也有恨而殺之者。有畏而殺之者。項王于高祖。因其先入關。又使人守關。恨而欲殺之也。而增告之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

藕頤類稿卷十九

論

一

子氣急擊之。勿失。是欲項王畏其爲天子而殺之。其言已相左。且日合戰者。項以恨增以畏。主臣已各一心矣。及項伯張良先後爲高祖地。項王之恨已釋。而增欲座上殺之。故項王不聽。果欲殺高祖。何待莊之舞劍哉。增謂項王不忍者。項王固有婦人之仁。而非此時意也。高祖去。良奉玉斗。增果謀臣。不必碎其斗。但向項王曰。良言不可聽。曹無傷之言是也。漢急使兵守函谷。徵關中兵以自益。謂備他盜者非也。果備他盜。何不遣一使走聞于大王。請大王速入關。令大王臨此。而巧言以飾之。雖兒童不受也。項王聞此。言必恨。必反攻。漢而漢危。

矣。乃憤然而去。不知己之不善言。而恨主之不聽。謀臣固如是乎。雖然。增謂項莊曰。汝屬且爲所虜。是知高祖必得天下于楚王。非謀臣于漢王。則知己也。蓋畏人者知人者也。

葉抱崧曰。只就本傳細釋之。得此佳文。可見讀書在善思耳。

蔡邕論

蔡中郎少有孝行。致鬼馴之異。上書靈帝時。年四十有六。忠讜之言。不愧臣節。董卓召仕。時年已老矣。何故盡喪其生平忠孝之心。而表薦卓。甚至每讌集爲之鼓琴贊事。卓視之爲何如人乎。客視之爲何如人乎。夫卓之

藕頤類稿卷十九

論

二

弑靈帝。襁獻帝。焚陵寢。害生靈。無不切齒。及其死也。無不稱快。而中郎爲廣座之嘆。若不知王司徒曾收董卓者。何哉。及讀論衡之書。而後知中郎之所以死也。夫人不可有偏好也。好之偏。則入于其中。而不自覺。中郎之好論衡也。以爲枕中秘。人有假之者。則曰。惟我與君共之好。而至于吝矣。而論衡所載。不諱其祖父之惡。創或人問答。揚己以醜其祖先。又復問孔刺孟。顏路譏其庸固。孔墨謂其祖愚。天地無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之蟻虱。欲以盡廢百神之祀。雖人生之父母骨肉。亦以人死無知。不能爲鬼。而忽蔑之。黃東發謂與路粹誣孔融無

異。劉子元謂責以名教。斯三千之罪人。而中郎寢食與俱。遂亦不知天下爲漢之天下。官爵爲漢之官爵。而致嘆于董卓。反不及杜小儒矣。哀哉。范蔚宗傳王充。謂以孝稱。是又一不孝而謀逆者也。充之文冗漫無制。中郎之文嚴整有法。而反好之。王朗袁山松葛洪韓愈亦皆稱之。豈因其書中亦有勸善黜邪。訂譌砭惑之處。而惑之耶。善則歸親。茲則歸親以惡。虞文靖之言曰。亂臣賊子起于見父母之不是。不是尙不可見。况顯揚其醜行乎。自漢魏以來。著書者只論衡一書而已矣。

邵康節論

藕頤類稿卷十九 論

三

邵子隱逸君子也。不可謂之道學。內聖外王。人。不信也。聖人人倫之至也。邵子四十餘始娶。使無人勸。則不娶矣。未聞聖人不欲娶也。聞見錄謂邵子是黑猿轉世。必其家常言之。故其孫敢述之。聖人不語怪也。元會運世。無益無理。無憑據之談。乃鄒衍之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中國者於天地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之故智也。五行八卦。盡改易之。則鄒衍所未敢者。余最不喜人言伏羲八卦。倘有人焉。更得一盤古八卦。而以乾居東。坤居西。何不可者。安溪李文貞公以反切語與皇極經世書對之。其不合者數語耳。反切出于西域。

其音順口而呼。毫無義理。而可以經世乎。詩人美人香草寓言也。朱子大儒有願醉佳人錦瑟旁之句。不害其爲朱子。邵子之詩鄙俚狂腐。意謂無此不可以爲道學。而不知卽有此後人亦不許爲道學也。詩旣如此矣。而又曰日入地中。構精之象也。褻天地語。豈道學人所宜言而不知。日未嘗入地中也。如此粗淺事。尙不知安望其能知天乎。相傳程邵二子見青赤馬。皆以爲青先起。邵以數。程子謂火未發而烟。先生以理。此已見于北史。技術傳。滎陽魏紹與郭生之事也。而移于程邵。荒陋可笑。邵子臨終時。氣一絲大。謂程子曰。汝說生薑樹上生。

藕頤類稿卷十九 論

四

便是樹上生。言畢而逝。朋友永別時。似亦不必如是之憤恨。至廳事說話。病人知之。凡勞瘵病。皆然。不得以爲神。子孫問住處。令之蜀。果若前知。則當令居武陵矣。或問今世以攻宋儒爲能。子又何必非毀先儒而作此論。余曰。說苑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譬猶食釜餽。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余以集句章句。博一衿。而一衿之來。不由于邵子也。余友人尙謂衆正盈朝。不可謂之邦無道。邵子邦有道穀。欲援傅氏明書。劉青田例。入邵子子方技。余以安樂窩中。四不出。仍謂之爲隱逸也。奚過哉。

人之重於人者以行佛。則以形。漢休屠金人是也。唐則舍其形而取其骨。迎之者皆一年間死。迎骨化骨。其機如此耳。子孫不幸見父祖之骨。未有不顙泚者。佛氏以徒爲子孫。自暴其骨。中土迎之。其徒必歡欣舞蹈。顙泚云乎哉。聖人之生也。禱尼有山。其歿也。兩楹有夢。生榮死哀之故。千萬年了。了然也。佛書汗牛充棟。從來未有爲佛作年譜者。無其人耳。果有其人。則世家矣。呼爲法王。則本紀矣。王世貞觀音本紀。是其傳。曇陽子之故智耳。曇陽子尚無其人。况觀音哉。如謂佛不重文字。以滅爲宗。則何不併其形。不祀雕木。範金。滅耶。存耶。天下目不見而人人以爲有者。風與佛也。風無處不到。佛無處不信也。聖人日月也。佛則風道則霧也。北史李士謙以金比佛。玉比道。未若余擬之當也。日月不可無。風則有狂風颶風之爲害于人。害于人。人亦不見也。或曰。子欲闢佛耶。余曰。不敢闢也。幾曾見。廉士頓首於佛。曰。願成吾之。廉幾曾見。節婦頓首于佛。曰。願佑吾之節。所求者財耳。生子耳。吾獨不欲財。與子哉。或曰。子之言則似而意則非也。今之奉佛。謂其道高于孔子。始猶不敢顯言。今則聞于耳者。非一人矣。宋之大儒如朱子。亦曰。高于

大學。但無所用耳。子言乃爾。不畏佛之降災耶。請畢其

說。余曰。余亦籌之熟矣。今見丐者於路。曰。假我十金。雖童子亦笑其愚。余所欲者官。佛無有也。所欲者財。與子佛無有也。推而至于華屋美食。凡世人應有之物。佛皆無有。已無有而與人。世無其事。乞諸其鄰。佛必直人。不肯爲也。余嘗過三祖寺。道上見拜香者數千人。因念佛者難得之物。佛安得有數千福。散與此輩爲之失笑。商鞅曰。不能用我。焉能殺我。余亦曰。不能福我。焉能禍我。從子象援不信佛。余妻作詩勗之曰。昌黎喜闢佛。品在闢之外。汝能知此意。功夫自有在。此雖婦人之詩。細繹之。今之奉佛者。闢佛者。皆無當也。

佛後論

藕頤類稿卷十九 論

六

佛家明心見性之說。士惑之。福田利益之說。士民盡惑之。婦人尤甚。天下之人。一網打盡矣。或謂下學處同。上達處異。或謂下學處異。上達處同。或謂高于大學而無用。張立齋曰。然則大學低而有用耳。或謂彌近似則彌亂真。李恕谷曰。絕不相似。自引而近之耳。或謂灑掃應對與默然處合。而余謂皆辭費也。何不取佛經一觀之乎。如塔奉佛者也。名之曰偷婆。咒口誦者也。名之曰穢迹。以相看爲樂。以相視爲樂。以相抱爲樂。女以觸爲樂。男以出不淨爲樂。皆載在經典。甚于織書滌詞。老子云。

赤子未知牝牡之合而鰥作精之至也。注鰥小兒陰已嫌其褻。茲則更甚矣。此猶空言也。黃蘗師母追至岸。跌而死。黃蘗不顧而去。此尙得謂之爲有人心人性者乎。明何心見何性也。元時一老僧臨終謂其徒曰。老僧辛苦四十年。只完得不孝二字。見許文正集。斯時心方明。性方見耳。更有甚者。余偕望江張稼善。在懷寧三聖菴中。親見藏經中載。子病臨危。向母曰。見之病。因思母也。母曰。何不早言。將合而墜于床下。蓮花托起升天去。此逆倫中從來所未有。衡山王世子。爽于王后。尙非其所出也。此種書尙欲盥手以觀乎。閩人楊羲山曰。聖人奉天而不敢違天。天奉佛而不敢違佛。余駭而呵之。故爲此佛後論。

藕頤類稿卷十九論

七

離合論

奉佛之家。其家人之心曰。離奉之愈久。則離之愈甚。何也。禮主合而佛主離也。日奉一主。離者而禱祀之。未有不以離應之者。爲佛者始而離其父母兄弟妻子。以就其徒。斯文襄公所謂舍六親而親匪類者是也。浸假并其徒而離之。面壁者有焉。浸假并其身亦以爲穢而離之。以去矣。甚矣人之好反也。余方謂求福田利益者。見佛之徒。當趨而避之。曰。是人萬事離散不祥之甚者。乃

不知避之而反親而近也。親之小者其效小，親之大其效大。奈何其小效也。請驗之于今。離之初自其家長念咒始念咒之時耳不聞，目不見，移時始罷。雖在家如出門矣。一日三念則三如出門矣。一日三出門其子弟奴僕能蕭然安帖而不爲非者鮮矣。旣爲非則貌奉其家長而心與貌異也。離矣。人家合則畏離，生于無所畏。奉佛者其初治家未嘗不嚴肅也。奉佛之後持平等心，佛家平等心者無是非之心也。子弟奴婢之黠者知其家長不過如是放意爲之，故奉佛家之子弟奴婢其桀驁淫縱甚于不奉佛之家者。比比如是。講孝友講樸實其

藕頤類稿卷十九 論

八

家和睦之氣充于閭而溢于面。奉佛之家人雖多而氣必冷，離之發于外者奉佛之人心自不明。見人有貧乏者周濟之謂可獲福也。其骨肉反屑屑視之謂此當爲之事爲之未必獲福。故屑屑視之也。婦人尤甚。有舍萬金而建廟宇者，未聞其舍千金而予其子姓姊妹也。好而至于婦女僧尼雜沓之愈不可道矣。奈何其效之大也。請驗之于古。古今第一奉佛梁武帝也。不觀蕭正德事耶。史書具在，勿煩引証也。或曰子不見奉佛者之富且貴歟。曰離合之數不以貧賤富貴論也。雖然勿謂其小事也。自漢明帝後一朝之末未有不假邪教以惑衆

者其惑衆也。欲以離吾天下也。或曰：汗牛充棟之佛書，全無用耶？曰：有用。與人作詩押韻，不得用之，有別趣。

讚

張雪鴻畫石讚

海岳愛石拜矣。惜不圖其形，傳於後世。使後人見之，人拜也。蘇州知府任君得奇石二十四，丐吾友張雪鴻一畫之。蒼秀之筆，一石有四，而任君愛石過米顛矣。乃爲之讚曰：石心堅兮，遜竹之虛。我欲添竹于旁，虞其枯。此當永寶兮，竹不如。

藕頤類稿卷十九 讚

九

解

我字解

孟子說大人則藐之，章之我。見大人之我也。人人自我也。此孟子教人見大人之法也。

將字解

韻會將持也。井上有李，匍匐往將食之。耳目雖無聞見，手尚能持。不作持字解，則成衍文。全謝山先生讀固天縱之句，將聖又多能也。將字又字也。字語氣畢見，與通章之文氣相合，可謂神悟。

且其首姓解

子庶民則百姓勸。百姓作民解則則字不通。詩羣黎百姓疏。百姓百官族姓也。鄭元曰。百姓羣臣之父兄子弟。莫愁湖解寄李瘦人。

美人未有不多愁者。卽一笑傾城之時。其工愁之態。固在也。盧家少婦多愁人。謂之曰莫愁。蓋憐而戒之之詞也。余少年有咏愁詞云。君休矣。我衣圍減盡。莫更相侵想。懨懨瘦損長眉滿鏡時。亦當自喚莫愁矣。且莫之義不止此也。楚詞云。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然則愁莫愁兮。盧少婦矣。余所寓茅竹行。離莫愁湖半里而近。時往遊之。明月乍上。微波始興。人言愁我始欲愁。不自知其老也。或曰在楚之石城。非石頭城也。余曰美人生長自有村。讒譏言之少婦有靈。得毋驪然一笑矣乎。李瘦人年垂八十。學白石填詞。善言愁。連日盼之不來。書此以問之。

藕頭類稿卷十九 解

十

子冠子考

公羊隱二年。子沈子曰。註。沈子冠子。上者著其爲師也。不冠以子者。他師也。然閔二年。稱子女子。莊三十年。稱子司馬子。豈皆師。至自稱子公羊子。則斷無自師之理。國語王孫稱范蠡曰。子范子。荀子稱宋鉞曰。子宋子。皆

非師。元郝陵川曰。加子於上者。避聖人直稱子也。直稱子。尊而師之也。公羊稱高子與穀梁氏之尸。子沈子。皆其師也。故尊之與孔子同。穀梁於隱五年自稱穀梁子。而上不加子。穀梁氏門人尊之也。公羊稱魯子者五。與孔子直稱子同。則著其爲師之傳。故推尊之。如孔子亦如孔子。旣歿。門弟子之稱有子也。與公羊註相反。列子之子。列子。唐劉夢得之子。劉子。宋王伯厚之子。王子。張九成之子。張子。皆自稱。郝氏說見春秋三傳折衷自序。唐陸德明孝經音義子曰。註古者稱師曰子。朱子太學章句稱子。程子。宗公羊。郝氏在朱子後。其說似可據。

藕頤類稿卷十九考

十一

安慶府城考

安慶府舊城在潛山縣。漢曰皖城。吳志甘寧傳攻皖。乘雨水入。適山漲暴至耳。魏志。大江以西。惟有皖城。當時稱江西。不稱淮西也。陳書本紀文帝率兵城南皖。至自南皖。侯安都傳進軍禽奇洲。破曹慶。焚其船艦。還軍至南皖。城當在江邊。然基跡莫可考矣。隋唐改舒州。相沿至宋。程史。金不入舒。忌音之近輪也。紹興十七年。改安慶軍。高宗。豈自亦忌音耶。慶元元年。升安慶府。黃幹傳。起知安慶府。築城。山漲至。城賴以完。程史。嘉定二年。張軍大煽亂。先犯桐城。郡太守棄城遁。入自北門。至譙門。

視扁四顧曰我射中安字之點則入一發中之登郡廳
卽日出屯真源宮卽今之三祖寺十五里近故卽日能
屯也移治則在理宗時地志端平三年移府治羅剎洲
又移楊槎洲元張鉉金陵新志楊虎傳淳祐十年虎權
知安慶府事時安慶僑治楊渚修新城亦在理宗時宋
馬光祖建康志寶祐四年歲椿安慶府修城錢三十萬
貫景定元年三月築宜城爲新安慶府宜城者雁汊對
岸吳魏相距時嘗設疑城於此宜善于疑故襲稱又謂
其形勢東北隅有段塘湖水爲之限石籓菩薩石之間
注面最狹宜戍離寓治近徙民便入告城之周十三里

藕頭類稿卷十九考

十一

高二丈陟廣七尺頂半之城成理宗獎諭云古舒與秋
浦相望一衣帶水昔人所謂風寒處也移治以來雖建
立官吏而蕩無保障向之荒墟今爲堅壘又自註云制
幕官所作安慶府新城志尤詳惜其書不傳入金陵志
者宋制淮西制置使兼安慶府屯田使也千寶晉記魏
文在廣陵吳人大恐臨江爲疑城一夕而成自石頭至
江乘魏人江北望甚憚之江乘在江南句容安慶遠在
江北恐非疑城之訛當是南皖舊基耳德祐元年安慶
知府范文虎以城降元距修城時十六年耳後余忠宣
公守城比玉璧謠金城明太祖攻城自旦至昏不拔逕

趨江州。見劉誠意行狀。宸濠圍城久不下。皆得城堅力也。光祖字裕齋金華人。

新安姚首源際恒著古今偽書考八十七種。尚有遺漏者。偶記于此。搜神記晉干寶撰第六七卷全鈔續漢書五行志搜神後記陶潛撰潛卒于宋元嘉四年而書中有元嘉十四十六年事。皆偽書也。余在濬縣時見明盧

神想當然傳奇殊不類其手筆。故不載于濬志。後閱書影。乃知是葉文通作文通無錫人。號錦翁。又號葉五葉。葉不夜。傳奇多隱名。偽名亦僅見者。殊可笑也。

藕頤類稿卷十九考

宋史理宗紀淳祐三年四月布衣王與之進所著周禮訂義補。下州文學真西山序曰。有周公之學。然後可言

周禮。而余以爲斯言過矣。聖人製良法。萬世行之而無弊。今必欲公親行之而後可。則新室之盜。宇文之狄。荆公之拗。無怪其不能行。反爲小人開脫地步矣。周公可復出乎。則公所著書。乃後人萬不能行之法矣。而趙汝騰序。又以維王建國。辨方正位。謂周公營洛邑。將行周禮。洛天下之中地。六宮太平之盛典。以申地行盛典。此

周公佐成王宅洛之本心以司徒職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爲証周公佐成王有此良法卽當行之於西周必欲擇中地而行迂緩已極豈今人行禮必欲立於屋中而後行倘在東偏西偏則不能行不可笑也乎宋儒解經大半類此如邵子因易有山澤通氣遂改列聖所定八卦方位而以兌居東南艮居西北以相對意謂必相對而後可通也

異域瑣談跋

今坊本改爲西域見聞錄

異域瑣談四卷長白七十一椿園撰椿園爲德一村姊夫乾隆丁酉余館一村家一村爲言椿園知武陟縣時

藕頤類稿卷十九

跋

丙

甫到官役民夫數千築堤方盛暑怨聲騰沸堤甫成河決水大至城賴以完田數千頃得無害民以爲神立碑名七公堤嘗入覲苦旱署縣禱之不應民私相謂曰聞我公將至至必雨視事日果大雨民又呼爲七公雨在庫車辦事時輯瑣談四卷一村囑余敘次椿園亦歸有期矣適余因病出都不及待書亦不暇審視也庚戌余主汜水講席知縣事宿松徐敏槎余老友也與椿園交最厚始知椿園歸已歿且無子嘆息久之武陟百里而近暇日渡河觀七公堤碑字徑尺尙完好土人頌之至今猶不衰冬間訪一村於烏城縣齋快讀瑣談隨手校

其譌字一村云。往年京師有貴人欲易瑣談一字。願爲鏤版。椿園不肯。謂此書紀道里風俗耳。非爲名也。近時說部甚多。不下數十種。竟有因此失名者。名雖如畫餅。不可啖。顧得之甚難。一旦於給閒資暇之書。以敗之。不亦慎乎。一村罷官後。余攜書到吳。毛初文榕坪昆仲。方聞士也。見而說之。謀付工劖。以傳於世。余與二毛公。皆不識椿園。而汲汲如是者。以書出循吏手也。今一村戍新疆。卽椿園著書地。將寓書屬一村。續成一書。以補瑣談所未載。一村其許我乎。

題郭璞傳後

藕頤類稿卷十九 跋

五

偃師武虛谷隣人爲人傭作。暮歸。遇虛谷于門。謂之曰。昨暮有兩人前行。相謂曰。明日鄭州郭某妻自戕。君知否。其一人曰。此事余尙未知。竊念偃離鄭且數百里。明日事何由知。殆非人耶。正猜疑問。舉首兩人忽不見。武君曰。某吾友也。亦念傭工人安知世有郭某者。他日問鄭人果然。乃知人與人談論多。今日以前事。鬼與鬼談論多。明日以後事。人與鬼正相反。此所謂陽順陰逆也。因悟史載術士知來多不祥。得鬼道耳。然則世人艷稱景純事而慕之。知緋衣人得免于行刑否耶。

人情於畏則不敢至。惟老不然。足下如有雙車輪。日日赴之。而不自已也。孰不畏刃。跳盪而入者。與人爭勝耳。日月與誰爭勝哉。修養家如車欲其緩輪。其畏甚於我輩。畏老者何。畏死耳。而吾謂畏老。不畏死也。如韓文公時時嘆老。入王庭奏軍。君不能止。顏魯公修仙。在李希烈處。視死如歸。如此者。不可勝數。如是。知畏老。勝于死矣。死固愈于老也。向平云。吾固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聞吾言而可知矣。

書劉若木傳後

施愚山作劉若木傳云。若木始婚夕。得奇疾死。見夢於

藕頭類稿卷十九 跋

六

母曰。兒戒僧也。以心動墮。此若不婚。猶可活數年。余反覆思之。不得其解。戒僧不當婚。則漁色人當婚矣。不婚可活。僧盡百餘歲。耶當曰。兒夙世漁色人也。則世人聞而懼矣。然亦不懼也。後世鞭今世痛耶。今之擁妻妾作狹邪遊者。前世爲何等人。以爲善耶。戒僧不惡。以爲惡耶。何以勸善。而吾謂戒僧惡人也。斯文襄所謂舍六親而親匪類者。天意甚恨之。故絕其婚於後世。然則愚山此傳。其所以警繇流者。至矣。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長而棄之。無一日之養。忍耶。慈悲耶。辨菽麥者。能辨之。猿。畏。順。不。順。至。抄。去。不。然。又。不。成。育。雙。車。輪。日。日。

吳夏貞女。汧女。字長洲。王本石。未昏。本石死。貞女自經。死。詳見錢竹汀宮詹所爲傳。余昨歲爲武陟王孝姐作傳。事亦相類。惟孝姐二十有八歲。此則十七歲。所謂其年不可及耳。自來論貞女者。皆以爲賢者之過。惟歸震川著論毀之。直謂之爲奔。引曾子問。婿弗取而後嫁之。文謂從父則一聽之父。而義不及於夫。女子固不知身爲誰屬也。震川經學最深。獨於此則皆沿謬說。而於情理未協。女子許字後。不能禁其家人不言其夫家之姓氏。勿時尚有故呼其夫家姓氏以爲笑樂者。且禮有婿

死服斬衰之文。不知身爲誰屬。而爲之服斬衰。有是理乎。曾子問。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許而後嫁之。禮也。陳澧集說謂。婿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婿成昏。婿終守前說而弗娶。而后此女嫁於他族。若女免喪亦然。羅文莊困知記云。此於義理人情皆說不去。安有婚姻之約。旣定。直以喪故。需之三年之久。乃從而嫁與別娶。蓋弗取弗許者。免喪之初。不忍遽而從吉。故辭其請。亦所謂禮辭也。其後必再有徃復。婚禮乃成。聖人雖未嘗言。固可以義推也。或謂而后嫁之句。文莊

似說不去。余細玩經文。嫁之者仍嫁。與其婿。不過婿家必當先有一辭。而後嫁之耳。娶亦然。周禮自來亦誤解也。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蓋令會男女一句。文氣已足。不必連下讀。斯時不禁奔者。與無故不用令者。皆罰之。若字作漢書子。若孫之。若字解。則語意自明。古人用字。不拘一解。若如常解。聖人以禮教人。徒以春時之故。教人不必禁奔者。尙得謂之爲聖人乎。六禮之設。專爲夏秋冬。而設耶。爲之失笑。魏了翁讀書記。亦有此論。而其說未暢。余嘗謂周禮僞書。周之中春。夏之十二月也。嚴寒之時。有何春氣之達。而急急會男女哉。然其誤不始於震川。不足怪。所可怪者。毀貞女也。近時勞餘山著論。謂貞女死節。爲仁之至。義之盡。善善從長。余有取於勞氏也。顧萼庭少尹持此卷索詩。枯腸難索。書此于傳後以歸之。

賈約園曰。談經雪亮。斷制處俱有鋒稜。熙甫若生定當俯首。

受祺堂集跋

中南山人。荆東李因篤子德著。與潘稼堂稱南。潘北李者。序中稱其千鍾百鍊。學杜而得其神理。語似過當。康熙已未宏博。入詞曹者五十人。李與朱竹垞嚴蓀友。及潘四人當時稱四布衣。蓋明之遺老。人品極高。與顧寧

人傳青主皆至交。詩專學杜。而余以爲杜不可學。亦不必學也。天地之氣。日趨于薄。時代使然。如人已老矣。老人亦有健者。事事彷彿少年行之。卽力能勝。終令人生厭也。况集中應酬庸熟之作太多。有未安者。至秋興八首。詠懷古跡五首。則近于唐突矣。五言律。浴詩。五月初爲浴。孤雲澹若無。竹寒池上影。松隱月中株。起句點浴。下三句寫空景。有是格耶。浴時何必望天。而見孤雲耶。總之。屈已之性情。以赴杜。而性情隨錘鍊而去矣。集中惟排律可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跋

藕頤類稿卷十九 跋

九

宋李心傳伯微撰。甲集二十卷。自序言人之善而不及惡。記人之功而不錄其過。蓋今志書之濫觴也。又云凡有所取。則未及乎取者。必以爲見遺。凡有所揚。則不足乎揚者。必疑其見抑。吾惧夫兩端之怨詈。則又修志之通病也。分類甚有條理。史才也。富平之設載。張魏公殺趙哲。哲名將也。則又一曲端矣。叙朱子事甚詳。宋史本傳取此也。乙集二十卷。二集朝事邊事俱詳。而確用筆簡秀。其載女神童云。自置童子科。未有女童應試者。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求試。命中書省。挑試所謂經書四十三件。並通。四月辛酉。詔封孺人。亦自古所無也。心

傳蜀人自號秀岩野人

柳文肅集跋

待制集二十卷。元柳貫道傳撰。詩文絕無理學腐氣。真西山好作佛家碑銘。此有昇仙詞。皆奇事也。昔閱潘昂霄金石例。病其太拘。待制云。例盡則止。孰若求于無例之例。爲有得乎。真至論也。集刻于順治癸巳。金華知府馮如京。

韓魏公集跋

安陽集五十卷。序缺。別錄三卷。主管大名機宜文字王岩叟序。結銜甚新。安陽文自抒胸臆。獨往獨來。有功業

藕頤類稿卷十九 跋

三

人文章。不似尋章摘句人也。無友不如己解云。劣者既不可爲友。優者又安得而友。又云。人能扶人之危。期人之急。能不自談。則更美矣。詩題有寄壽州知府學士。不著姓名。甚奇。

劉文靖公集跋

元容城劉靜修集。丁亥集五卷。永樂二十一年儀真陳立可與序。載至正九年嘉興路總管牒。續集三卷。楊俊民錄遺文六卷。遺詩六卷。詩文絕無腐氣。道學中少有。惟渡江一賦。可以不必道。學人不必作功臣面目也。豈亦無腐氣所致耶。集中有題宋理宗橫披詩。橫披二字。

始見于此。後有宏治辛酉慈溪周旋序。乙丑金臺崔昂跋。

趙文敏公集跋

松雪齋集十卷。公仲子仲穆所編。至元間。刊于花溪。沈氏外集一卷。亦沈氏所刊也。有大德戊戌戴表元序。史稱文敏在宋。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真州司戶叅軍。按馬光祖建康志。平糴倉記。朝奉大夫祕閣修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兼本路勸農使。借紫。趙孟頫篆。蓋志成于宋理宗景定二年。則文敏在宋官亦尊矣。

劉海峯論文偶記跋

萬頤類稿卷十九

主

桐城胡稚君凌手錄劉海峯先生大槐論文偶記一卷。

馬晴川春浴示予。反覆讀之。最喜其首句。凡作文纔有

箇講究的便。不是文人心訣。一語道破。所謂文成則法立也。顧其後多相反處。至于字句間論陰平陽平。詩尙不必。義山不過善用雙聲耳。况于文乎。因節取其一二句。而以己意足之。文無一定之格。而有一定之妙。無定之中。音節出焉。一定之中。變化生焉。文以意爲主。以神爲用。而成之以氣。不得不行者氣也。不得不止者亦氣也。一字不可增損者。句法也。而篇法存焉。句法創之于已。不襲古文成句。而實本之于古。一篇中有氣。一句中

始見于此。後有宏治辛酉慈溪周旋序乙丑金臺崔景
跋。

趙文敏公集跋
松雪齋集十卷。公仲子仲穆所編。至元間刊于花溪。沈
氏外集一卷。亦沈氏所刊也。有大德戊戌戴表元序。史
稱文敏在宋。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真州司戶叅
軍。按馬光祖建康志。平糴倉記。朝奉大夫祕閣修撰江
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兼本路勸農使。借紫。趙孟頫篆
蓋志成于宋理宗景定二年。則文敏在宋官亦尊矣。

劉海峯論文偶記跋

藕頤類稿卷十九 跋

主

桐城胡維君

跋

手錄劉海峯先生

大櫨

論文偶記一卷

馬晴川

春溶

示予反覆讀之。最喜其首句。凡作文纔有

箇講究的便不是文人心訣。一語道破。所謂文成則法
立也。顧其後多相反處。至于字句間論陰平陽平。詩尙
不必。義山不過善用雙聲耳。况于文乎。因節取其一二
句。而以己意足之。文無一定之格。而有一定之妙。無定
之中。音節出焉。一定之中。變化生焉。文以意為主。以神
爲用。而成之。以氣。不得不行者。氣也不得。不止者。亦氣
也。一字不可增損者。句法也。而篇法存焉。句法創之于
己。不襲古文成句。而實本之于古。一篇中有氣。一句中

亦有氣文之古在氣不在直文最古者無如左傳曾有一直筆否海峯謂古人文其妙只是簡直的非也漢人文字看去似直乃其雄健處悞以雄爲直者不少不得其雄而得其直文之章成死法矣人生則能曲死則直也文必虛字脩而後神態出凡人非與人相詬厲時其言必有吞吐卽侃侃正論千言百言亦有自然之節奏焉今人爲文以盡去虛字爲古此乃無筆力人自知不能敘事傳人之神又恐人窺見底裏故以倔強之句文其陋不知古人倔強處在用筆不在字句間有人出鋒作字不過人乃截去筆尖其意好名其實藏拙終不能入書家之室也曲有自然之妙爲文不可有意作曲令人生厭魏叔子尙嫌其轉折多况他人乎氣盛則曲人一身氣血流轉其盤曲可想見一直出則成噫氣病矣長句氣盛短句氣亦盛氣長則踈氣短則促氣清則瘦氣濁則肥其肥瘦以神論不以體論如人瘦人有極濁者肥人有極清者也凡此亦難更僕數作文之訣已盡于此但望人讀書時得史遷心知其意一語則頭頭是道矣惜乎海峯先生已歿不得與之抵掌上下其議論海峯深于古文心不護前而以予言爲謬也

藕頤類稿卷二十

潛山熊寶泰善惟一字芸眉

書

江天與王東臯瓌

昨與足下過伍相國廟足下告余曰子胥在唐封廣惠

侯錢武肅王改惠應晉吳安王宋賜額忠清封忠壯侯

又建英衛祠以祀明祀典詔郡長吏歲以九月二十日

祀今吳俗猶然生為忠臣死作怒濤海內大矣只胥江

一濤也不亦橫絕千古哉歸寓舍思之殊不謂然也人

之父母即己之父母今有人焉助人弑父歸而孝其親

藕頤類稿卷二十

書

君子不許其孝何也謂其絕父子之倫也君父一理子

胥讐在楚不在吳乃薦專諸刺吳王君臣之倫絕矣且

不知己之讐非讐也鬥辛謂弟懷曰君討臣誰敢讐之

君命天也若使天命將誰讐是同文平王也使君殺臣

其子可報則大禹先之矣溫嶠絕裾李璿發其父反謀

人皆以為孝為子胥者亦逃于吳仕于吳延其宗祀可

耳天下事是非不兩立如是則是不如是則非也子胥

寄子于齊其子不能佐齊伐吳以報父讐而人未嘗責

子胥子之不孝也不責子胥子之不孝則可知子胥之

所為非孝矣報讐雪恨為父兄也班王宮鞭王尸恐奢

尚未。必能快然。于九京。子胥智者也。羣公子爭立。以死
爭。夫差固殺已之身。而亡吳之國者也。使羣公子爲之
或不亡。卽吳之世數當終。羣公子爲之。則與子胥無預
矣。伯嚭之奸。却人言而信之。卒受其禍。吾嘗謂胥濤之
作。怒君則非。殆恨友耳。向有味子胥詩云。同病相憐香
火情。故人相軋恨難平。一般七里山塘水。流到胥江是
怒聲。足下以爲何如也。然而子胥之靈異。其見于史傳
者。則可述焉。史記伍子胥死。吳人憐之。爲立祀于江上。
命曰胥山。後漢書張禹爲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吏白
江有伍子胥神。當祀之。吳志孫綝侮慢明神。遂燒大橋
頭。伍子胥廟。晉書夏統傳。賈充謂統曰。卿能作土地間
曲乎。統曰。子胥見戮。國人痛其忠烈。作小海唱。于是以
足叩船引聲。清激慨慷。大風應至。含水漱天。雲雨響集。
叱咤譟呼。雷電盡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以下。皆
恐。隋書高勳爲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神
祈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勳乃嚴爲禁止。唐書狄仁傑
使江南。毀淫祠千七百所。惟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
祠不廢。又論衡亦載丹徒大江。錢塘浙江。皆立其祠。

與陳芝房

毓咸

承足下寓書教我。詩當以盛唐爲主。晚唐及宋元詩勿

看艷體詩當入詞。偉哉高論已遵教無題絕句改爲小
秦王矣。足下本沈文愨公高足。故守其遺訓。足下與余
仲兄不相識。而論相同。余因仲兄詩律嚴。輟而不爲者
且數年。今又遇足下。真余之幸事也。然余嘗聞邵青門
之論詩矣。其言曰。詩之不得不趨于宋。勢也。蓋宋人實
學唐而能變。逸唐軌。大放厥辭。唐人尚醞藉。宋人喜逕
露。唐人情與景涵。才爲法斂。宋人無不可狀之景。無不
可暢之情。故負奇之士。不趨宋不足以泄其縱橫。馳驟
之氣。而逞其贍博雄悍之才。故曰。勢也。第學之有善不
善耳。還質之足下。以爲何如。幸仍教我。

藕頤類稿卷二十 書

三

復汪銳齋 德鉞

昨接書承見呼爲丈人。丈人嚴莊尊重。殊未敢當。然自
裴世期註三國志以來。都作婦翁之稱矣。詩文中之稱
呼。斷不可作書函中之稱呼也。自離騷後。詩中多稱人
爲夫君。亦可入書函乎。古稱不宜于今也。外甥至曰。出
來矣。人不解。女子見姊妹之夫來。謂夫曰。私來矣。雖有
詩經爾雅爲證。不能免其夫之批頰也。不戒于火而先
呼之。則無一人救火矣。足下後輩不少。襲子之稱與婦
翁無別。聞者能不駭笑耶。

書事

海武壯名蘭察。黑龍江人。面鐵色。生有殊力。矢命中。中者輒死。圍場兩虎出。帶三矢。發二矢斃之。囊一矢歸。天下傳其勇。而不傳其智。予在覃懷。與河北鎮呢公交。始得聞其軼事。征西藏科爾喀時。至吉龍。兩大山間。隔深溪。岸劣容一足。駕橋則賊爭之。樞石雨下。聲若雷。計無所出。超勇笑謂將軍曰。此易擒耳。子我五百人。八日糧。勿問我所往。乃囑翼長。速備橋材。八日後。駕之。當無一人敢爭者。超勇令故嚴及駕橋。賊爭如故。皆曰。不意海叅贊今乃妄語。賊填山來。何謂無一人。正疑慮間。賊亂。

藕頤類稿卷二十

書事

四

左右奔山上。火發。見我兵矣。羣指曰。若岩間端坐者。非叅贊耶。急渡。合而殲之。將軍設酒問其故。曰。用兵無他在。善思耳。此澗水也。非江非河。源近發源處。山必相連。沿澗行流漸細。百里外果得山梁。踰梁行兩日。望見賊營。衆伏草間。待期如獸。遇獵不敢動。戒兵勿語。恐邏者聞。五百人塊然如木石。顧曰。長似年耳。糧盡而期至。賊空營爭橋。據其營。斬守營賊。以上攻下。雖賁育不敵。况驚蛇亂竄哉。他所爲多類此。武壯不肯言不妄交一人。故世鮮知者。在朝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或問兵間事。曰。事過輒忘。強之則曰。吾不能作漢人語。武壯獨不。

識漢字耳。語絕佳。一二語中肯綮。利口不能答滑稽。時使人騰笑不止。尤識時務。凱旋在途。謂偏裨曰。諸君歡耶。歡勿盡。數年後西南有事。諸君努力。我老不及見矣。衆曰。蘇四十三王倫不旋踵滅。何足慮。武壯搖首曰。非若輩比也。蜀楚邪教滿地。有司持之急。必蠢動。始盛中亂。末甚勇。非數年不能定。言至此。呢公愜然曰。海。武壯神人也。吾親嘗之矣。吾帶楚兵且七年。與賊大小百餘戰。二三年間。賊脇從至數萬。使之前驅。我兵犯之。輒奔。賊不能禁。亦奔。所謂中亂也。最後荀文潤僅五百人。皆賊死黨。對陣時。低首。猱而入。左右跳盪。雖慣勝之兵。當之亦敗。嘗乘勝犯楚疆。吾帶百餘兵。持之以靜。賊至若弗見者。賊不敢入。又遲之年餘。合諸路兵圍之。賊黨斲文潤以降。乃平。武壯殆神人也。吾每讀古名將列傳。未嘗不神馳。古人往矣。爲將者一識武壯。可無恨。

御製功臣像贊曰。勇而有謀。洵不愧也。

賈約園曰。通篇以智字作骨。叙事處生動。變化酷似龍門。

宋曰先君軼事

乾隆壬午二月。寶偕上海凌叔子孝廉。應會張少華秀

才。熙純陸耳山進士。錫熊謁袁簡齋先生。枚于隨園時

有二尹公子在坐。一卽今大學士慶公。一爲似村慶秀

也。先生謂寶曰：子知我與尊甫訂交之始乎？對曰：未知。顧諸人曰：此奇事不可不共聞也。余官沭陽縣時，至撫軍州縣官廳，先有一人南面坐，面鐵色，意謂必過客，悞坐此間者。然觀其服亦七品耳。猜疑間，南面坐者忽問余曰：貴縣何縣？答曰：沭陽。謂果過客矣。而其人愈怒曰：子非殃民之衛某屬吏乎？言未畢，傳見矣。尊甫前行，余隨之。回首謂余曰：說良心語。見時尊甫曰：海州不報災，饑民數千流入寶應境。余方知尊甫爲寶應縣。見其死不忍爲之設粥場，已食倉米數伯石矣。他縣無粥，民留不肯去，違例擅動倉穀罪，爲民甘受，爲蠹吏不甘。

藕頤類稿卷二十一 書事

六

也。如不信，此卽沭陽縣。顧余曰：說良心語。余亟應曰：有災，尊甫容色稍和，使當時若曰無災，則尊甫必起身來批余額矣。衆皆笑。然有故劣幕已報八分熟歲，不能以災告。見亦多方調劑也。撫軍曰：卽飛檄召之來計事，各語他事畢，出始問余姓名，以袁枚對。尊甫笑曰：名士也。問年少十歲曰：吾弟也。余亦曰：豪邁如此，願終身以兄事矣。天下有未識人姓名而詈其長官者乎？袁子才以口辯意氣自矜，許至此神氣盡矣。衆又笑。海州爲濟源衛，公哲治不數年，官安徽巡撫。先君仍官丹徒，知縣過丹徒時，謂先君曰：向君所言公事，余亦公過，無介帶也。

老輩殊不可及。

寶應劉芳位先生。世暮應童子試時。先君見其丰儀秀整。心異之。而先生敏而不好學。是日文又艱澁。三鼓矣。他人皆出。獨先生卷未完。時盛暑。先君衣冠坐堂上。戒僕役毋譁。復贈以餅餌。五鼓始納卷出。甚以爲慚。覆試不到。問之學官。曰。出場卽至城外寺中讀書去矣。明年取第一入學。旋入成均。官江陰教諭。藝苑推爲宿學。嘗謂人曰。吾少時非熊集菴先生一激。不能成吾學也。今長君端臨孝廉。台拱建臨進士。台斗經學湛深。海內稱二劉。皆本之于庭訓。余屢欲至寶應訪之。輒不果。今年

藕頤類稿卷二十 書事

七

垂七十矣。此志料難遂。識之使吾子姓請謁可耳。

裘文達公視河至寶應。曰。非尹公堤則城不可保。問知

先君所築。嘆曰。熊公吏才無不能也。

先君宰華亭日。有張匿名帖于通衢者。知府謂先君曰。

君有才名。不得此人。則才名墮矣。歸而甚悶。至于燥擾

不寧。或問曰。他日遇大事若無事。驟至如此何也。而先

君愈甚。曰。忽謂隨身門役曰。此汝所爲也。門役曰。素

不識字。使人索之于身。稿在焉。或問其故。曰。余燥則此

人喜。愈燥則愈喜。歐陽公詩云。斷獄在辨色。余辨色知

之也。

華亭夜決事三更矣。有寡婦至。後隨數十人泣訴屋隘。夜分浴于戶外。華俗也。有惡少年窺浴。訴罷復泣。隸少年至。問汝窺浴乎。曰有之。予杖將刑矣。曰止。易大杖大杖。至曰止。勿予杖。此良民也。謂婦曰。汝非寡婦也。婦不肯承。命役批其頰。時幕中友聞鞠美婦人。咸立于屏後。有附耳言斷不可者。再批之。命褫其外服而下裳之。紅見矣。問汝何人。婦曰不敢再欺。實妓也。名轉兒。轉兒郡中之名妓也。先君曰。汝卽轉兒耶。正欲逐汝。汝反自至。汝何爲者。曰公來華亭兩月。喧傳不能欺。以一事婦冒昧大言。于衆曰我能欺之。東隣子胆薄。訥于言度。到官必不能辨。故誣之而不虞公之卒不能欺也。先君曰。以色惑人以黠陷人。罪不赦。命以所易大杖杖之。妓呼號乞命。且曰。隨我來者皆欲試公者也。請並案之。有驚以走者。先君曰。汝一女子而敢于試我。亦奇妓也。免汝死杖下。限三日出華境。明日卽避去。友人問俄頃間知著服者非寡婦。何其神也。曰方予將杖少年時。多有得意而笑者。故易大杖。遷延以觀之。婦移跪他所。移時不覺自匿笑。其態甚昵。全身已現。若果寡婦。猶在羞怒時也。批妓時。滿堂人皆凜凜若悞。則哄堂矣。故敢褫其外服也。復謂諸友曰。聽訟者當以目聽也。

先君宰丹徒。日有客排闥入。曰。我新授廣東高雷鎮總兵劉康也。行至揚州。覆舟。行李蕩然。此地無一相識。久耳豪名。非君不能救我也。問需金幾何。曰。非五百金不可留飲。如數予之去。諸友大譁。何以知其非僞。當左支右絀時。以多金供蘭子用耶。久之無信。皆曰。到官驟無金。一紙書亦無耶。年餘後始遣人賫金來。且致方物。先君以方物分饋諸友。曰。若盡如諸君。則此公殆矣。余留飲時。與之談論。察其容色。皆長者。隨從四人皆來。寓中無物可知。皆愚笨人。初出京城者。作僞之人。恐人盤詰。僕從不敢多也。

臬司某公。逮丹徒縣惡戶。拘至則農家長善人也。釋之。已下堂復返。曰。民無罪。受誣命也。公一縣之賢父母也。如以遽釋民併得罪。則民真有罪矣。不願去。先君曰。無妨。將有事赴蘇州。爲汝面解之。不復逮汝矣。臬司聞而大怒。謁見時。迎謂曰。君亦太恃才矣。何其自視高而視我下也。君能識其爲善人而遣之。策我必不能耶。對曰。公亦能識也。然釋則非某不可。臬司愈怒。先君曰。民只數十畝田。由府至司。胥吏需索。公之吏祝某。民仇也。民無一訟案在縣。所誣事無左驗。其計但望公之訊而釋之。而其家業已蕩然矣。臬司瞿然曰。果聞之于祝。立杖

而禡之

乾隆辛未

南巡。惟丹徒縣。

翠華當三過。脩路尤爲重事。某總督經劃定。將啟工。先君見欲掘數千塚。迂道一里可免。多費千金。爲之請。總督大怒。自來。先君迎之。曰。汝敢得墓下子孫金。改我已定章程耶。先君不答。某公向喜嫚罵屬吏。到工大罵。且曰。上來不由直路。而由灣路耶。亦大不敬。道員知府皆呵意。曰。是先君曰。然。我亦聞。

藕頤類稿卷二十 書事

十

鑾駕前有一人持子午盤出。彰義門直至丹徒。不一轉灣也。衆愕然。復曰。未至此而罵。尙有說也。今既至此。見此纍纍者。皆塚歌棺露。尙有一子孫者存耶。

皇上卽天也。以好生爲德。掩骼仁政也。今以惜千金之故而狼藉此數千枯骸。

上聞罪公。不罪我也。卽幸而

上未知公獨無惻隱心乎。罵人者市井之人也。屬員可叅。可殺。無罵例。官有尊卑。父母無尊卑也。罵我之父母。卽公自罵也。時天寒。總督抵冠于地。曰。汝知縣敢罵總督。亦有例耶。我必殺汝。道員奉冠知府牽先君令下。猶

大言曰。罷官耳。焉能殺我。歸來閉戶聽劾。而請改路之
牒。准行矣。總督謂人曰。丹徒縣倔強。氣性大。無他腸也。
自是不復罵屬吏矣。

乾隆辛未正月十七日。先母五十歲。正演劇時。內室不
戒于火。燬屋十二間。火甫息。命伶人續演之。先君雖觀
劇。必正襟危坐。他人歌邪。欠伸。而先君宴如也。是日灑
灑如平時。

文水鄭華臣先生。時慶官長洲知縣。丁母憂。先君弔之。
察其哭聲有異。問曰。君有急事耶。先生曰。余少官銀千
餘金。交遊既少。方寸又亂。數日限滿。惟聽劾耳。先君曰。

藕頤類稿卷二十 書事

十二

後任與余善。余諾之。則事可解。歸丹徒。少緩。必爲君償
之。君歸。毋慮此也。生平善行。不屑自叙。伯兄年最長。亦
多不知。乾隆癸未。先君有分賠河工銀二萬五千兩。潛
山知縣。追呼甚急。適先生官安慶知府。召寶兄弟至。郡
告以前事。相對而泣。向知縣倪君。廷模云。自乾隆十八
年。御史請地方官代河員分賠者。謂其搶險時撥夫不
力也。熊公罷徐州知府事。在丙子年五月廿八日。孫家
集漫工。在十月初三日。此冤賠也。有媒孽之者。余時官
鳳陽知縣。知之甚悉。事已久定。恨不能爲之分理。今其
遺產已盡入官。可善視其後人。司委太湖望江兩縣覆

勘事延七年始豁無一胥吏到門者皆先生力也。裴文達公過安慶語及先君先生媿媿以前事告之。寶遇文達公于張秋。文達公曰。鄭太守官江南時爲人古執無一人與之交。而尊甫亦與之善。可謂結交皆老蒼。非近時人所能及也。

乾隆癸酉雷翠庭先生銜督學江蘇。丹徒縣拔貢。已面許科試第一名高從龍矣。第二名爲王文治。先君曰。兩生皆貧而才拔。高生不過一貢生耳。王生則科名中人。也。先生雅重先君。卽易之辛。已果以進士第三人入詞館。先君聞而喜之。

藕頤類稿卷二十 書事

三

先君罷官後。寓居蘇州線香橋袁宅。謂不肖等曰。我生平所行事。汝輩知之乎。對曰。不能盡知。汝輩能文乎。皆曰。不能。既不知我事。又不能文。則行述可無作矣。墓銘亦不必也。人生得天地之氣以生死。則以氣歸之。好利好名。皆多事也。生平所行事。一過輒忘。有人述我舊事者。甚悉而我反在恍惚中。竟有言過其實者。乃知史冊所載。不盡然也。今人墓志。姓名官階。則是。按其行誼。則非。面飭人貧必怒。獨志墓時。未有不言其人少時貧。徹骨者。卽此一事。千手雷同。已大可笑矣。試于架上尋人家墓志。無一存者。幾與仕籍錄。時憲書。等具銷滅。有不

期然而然者祖父無善行而虛譽之是譽之也其銷滅非不幸也汝輩但記祖父之一二善行而彷彿爲之身體之勝于筆載之也乾隆壬午年十一月十九日先君見背一遵治命待先母奉舊歸里弔者甚多袁簡齋先生寄屬句云。俠氣凌霄幾度題襟來白下。浮生若夢者番吹笛到山陽。未言作墓志事。後二十年於書肆中購得先生小倉山房集。有先君墓志一篇。此先生就耳目所睹記者爲之。非不肖等所敢乞也。事雖未脩。意則可感。急詣隨園。值先生遠游。余又奔走四方。先生旋歸道山。未得一報謝書於此。以志不忘。

藕頤類稿卷二十 書事

三

乾隆庚戌秋遊大梁。廼撫梁公。

肯堂

薦汜水成臯書院

講席。汜水知縣徐君。

立功

通世友也。一日來寓中相告

曰。早間飲開封知府武公。

先慎

所僚友十數人皆在焉。

武公轉述梁公之言曰。余戊午中副榜。後潦倒浙闈。俛

得而失。歲已已。困于江都。意欲謀一漕席。可得數十金

以歸。謀于友。友曰。吾只能識一丹徒縣熊公。顧其人初

見人少禮。恐君不堪。既而思暫相處耳。一切權時爲之。

持書渡江。坐廳事良久。一小僮先導。而熊公至。不冠而

出。果少禮也。尋常問答十數語。呼小僮持我衣冠來。竊

念必出門拜客。初見如是。後恐更甚。待其出也。吾亦從

茲逝矣。衣冠至。補行相見禮。坐定。熊公曰：我非相士也。而能識人，百不失一子。橫輜桿人也。俗謂外在八座者漕席幕

中之最下者。何必為之。不久即縣試。為我問。又曰：後稀

得見。荏苒殘冬。一日召余至廳事。几上有五百金。謂余

曰：為子籌之熟矣。非此不足北上。舉以相贈。日後此金

不必償。若持我金去。仍沉浮幕客。我知之。必遣人索金

銖兩。不能少我也。明年庚午。舉北闈鄉試。今日得至此

者。皆熊公力也。寶謂徐君曰：昨見撫軍。似一老教書人

耳。目少光。有衰颯氣。旋擢直省總督。先君能決之于微

賤之時。應之于三十年後。旬日間當遷官。氣噫必先見

而不能知。何目力之懸殊至此也。

藕頤類稿卷二十 善事

古

馬晴川藏有侯鯖集二十卷。臨川李適園先生友棠集

唐詩也。有贈先君詩云：一尊重叙舊襟期。華館常聞客

散時。四野山河通遠色。十洲風景助新詩。已知奏課當

徵拜。方得論心又別離。仙署金闕虛位久。碧天消息不

參差。情致綿邈。而組織無痕。

啟

夢修炎帝宮啟

蓋聞五行崇上公之祀。大火見於商邱。四郊輔泰乙之尊。炎帝司於夏令。祭專五祀。無庸更設。浮沉重比六宗。

祇欲共虔禴。鄉稱康樂。廟貌已盛于衡州。德重離宮。
殿宇應隆于茗水。湖州之有炎帝宮也。創自昔年。修於
近日。殷薦配於天帝。執衡有迎氣之休。耜起於地。皇
祀火實祈年之要。惟是丹楹未廣。無極隆致辨之儀。絳
宇未宏。阻勤禮潔心之奉。神庥共庇。明祀宜脩。凡我同
人。共勩盛舉。載展奉虔之意。多助朱提。表勤昭事之心。
共輸赤仄。將見大匠按圖。哲工付式。施藻稅杏梁之技。
盡彤軒紫柱之觀。不必指彼南疑。解祠有地。更欲尊同。
西時降福。無疆。

王 奠葬孫定齋啟

藕頤類稿卷二十 啟

五

王折蘭摧才子。幾曾年老山遙水遠。羈人更覺心傷。江
文通最怕別離。况逢永訣。謝靈運曾憐冥漠。矧在同儕。
蜀中孫定齋人似揀金。貌如冠玉。中聖人何妨徐邈。小
東坡不愧唐庚。因從宦而來。遽傷雁折。乃賣文以養。又
遇萱萎。遂一病而不全。蓋七喪之未舉。昔年沉憂莫解。
遂合轍以三號。今則新鬼相逢。抱重泉而一慟。斜陽挂
樹。寒惻惻而廬空。明月入幃。風淒淒而夜冷。念曲江之
小住。生已淒涼。望蜀道之難行。魂猶躑躅。華山獨活。切
切以悲。騎省偏孤。呱呱而泣。子期思舊之賦。不足寫哀。
士衡嘆逝之篇。未能書恨。凡我同人。舊曾共硯。篝燈夜

讀有連床風雨之時。放艇春嬉。憶把臂湖山之概。追思舊事。更覺心酸。敢祈勉助朱提。共輸白撰。舟能贈麥。妥幽魄於山邱。馬可脫驂。助旅居之薪水。本雕肝而出。莫訝語酸。實瀝膽以陳休。嫌詞苦。

韓學博六十壽徵錢啟

學博韓先生。經學大儒。人倫矩範。擁臯比而振鐸。本鹿洞以傳經。文似韓潮。不愧有孔思周情之譽。學如陸海。得力於九峯三泖之奇。無如但解伊吾。不言阿堵。講堂飛鱣。却令每食無魚。泮水採芹。遂至餐惟有韭。賈逵弟子。咸存獻粟之心。崇禮門人。俱有服脩之敬。將見鷓鴣鷺

藕頤類稿卷二十 啟

六

舊侶。盡操觚於馬帳之前。桃李新陰。皆揚觶於杏壇之上。感鑄顏之德。敢期群獻銷金。表立雪之誠。惟望共輸白撰。

代人求婚啟

聯潘楊之好者。閨閣相當。締盧李之歡者。華儕競等。單門伉合。寧無鈿鏤之譚。右族降衡。自有參華之論。惟某榮陽世德。晉國名家。門第高華。簪纓通顯。百年喬木。伐擢珠柯。五色甘瓜。世綿丹雘。家聲旣望重。榷楠品藻復名傳。桑梓某材真。檣櫟誼切葭苒。遂令相鄭之名門。不棄博崔之微裔。攷門材于九筭。敢云崔幹居先。辨氏族

於十家久矣。鄭公第一。况乎星輝列宿。識奇氣於斗牛。化洽名邦。著循聲於竹帛。於是篤生名彥。芳閨傳詠。茗之才。載育賢媛。謝砌有咏綿之句。旣已蕙蘭質美。久知閨閣之咸宜。無如純犢性成。第恐門楣之未稱。冰清有譽。仰雅度于冰壺。玉潤未能。愧方流之玉水。

募修園室啟

聞之飲而不食者蟬也。人則雄噉而大嚼。食而不飲者蠶也。人則鑿井而掬泉。旣飲食爲大欲之所存。則藩溷亦居人之當務。穴而爲匱。取僻宴之名。室而曰園。乃潔清之意。烏程舊有漏堂。通連溲溷。近因頽壞。亟應興修。

藕頤類稿卷二十 啟

七

牆垣畔地勢傾欹。久雨竟成故壚。背觶旁天文朗朗。七星仍掛外屏。愛馬者尙以筐盛。學佛者更爲瓶貯。汗者惡也。不可見惡于人。溲者便也。當有取便之地。十年筆硯。知作賦之艱難。一日籬牆。嘆落花之容易。王仲任有相溷之法。燧可再熏。程師孟有登溷之詩。忙須一到。或雜以香汁。或實以鵝毛。令節登高雅。致落孟嘉之帽。錦囊得句。傷心投李賀之詩。蠟淚成堆。點燈來。殊寒態。棗香可愛。着衣去。無羞容。不須俯瞰。通流。只欲急加塞。湴斂錢者。勿嫌銅臭。可知同氣之求。作啟者。敢謂詞清。但望隨聲。以和。

賀人啟代

譜傳傳聖。著懋緒於首區。才比梅仙。此循聲于故里。奉
太夫人之色養。花縣潘輿。承大冢宰之訓言。鳳庭荀雨。
三年政最。達上致于中書。萬里君門。促公車于王路。荷
紫綸之特達。喜黃綬之再膺。官本錢塘。久已清呼一葉。
恩由金闕。尚看敕授五花。弟誼切同舟。難效濟川之楫。
交深贈紉。寶欽製錦之才。他日晉謁莎廳。旣喜水臺之
朗映。今日寂居茗水。尙祈金屑之特頒。

落梅詩啟代

枝寒粉瘦。橫清影于綺窗。綉翦酥凝。散奇葩于瑤砌。花

藕頤類稿卷二十啟

大

繁前度。但倚新妝。艷勝當年。不標舊格。梅根羅隱。再遇
雲英。酒畔師雄。重逢仙質。方期歡同月姊。艷借水肌。詎
料恨逐風姨。玉隨纖手。緬尤姿之易冷。惜皴玉其誰溫。
僕也雪鬢。雙侵久已。恨同潘岳。梨雲同夢。那知福遜林
逋。勞者頌歌。啼人多感。用成短韻。以當長謠。

墓表

連江知縣岑君墓表

并銘

常熟蔣文肅公東閣延賓客。鄭季雅龔叔度張訥夫汪
桂林王非石邵甘來。一時咸集。當時與臨胸。馮文毅公
住山堂六子。婉美焉。而岑君才尤麗。每詩出必壓其曹。

偶六子者皆自以爲不及也。君諱堯臣，字長齡，父恩，國學生。贈古田丞，能書畫，亦文肅公客。文肅畫入神品，輒能亂其真。君固後起之才雋。六子皆君執友也。文肅公子爲文恪公，官吏部侍郎時，君復爲根格遊。以武英殿脩書期滿謁選，得古田丞，歷署莆田、大田知縣。永春知州，升連江知縣，引疾歸。時海疆寧謐，君亦以清淨治之。若無異政而民甚安之。歸家貧甚，其廉可知。逾三年，乾隆辛巳年六十六歲，臨終口占二絕，生死之際，了了然矣。配柴氏，杭州人。副室陳氏，子三，其炳其蔚其煥，陳出皆前歿。孫二，鈺銓。君歿後三十年，鈺始奉君舊葬於拂

蕙頤類稿卷二十 墓表

七

水岩祖塋之次。遺詩六十卷，貧不能梓，多散失，僅存數卷。并君赴古田時，都下名公卿所贈詩文行看子。鈺備書自給，有斂阮修錢爲謀娶者，曰：余衰矣，讓其弟。又十八年遊河南，丐其同縣人張夔乞表君墓，余辭再三，曰：言之文不文不在於位也。於是表而銘之。銘曰：君名之君之先，居姚江，君尊樂常熟山水，乃舍其舊邦，姓則孤而才亦無雙。才之藪也，心降，劬其躬以燾後。君之爲丞，爲令爲牧也，昌黎所謂勤一生以得位，而會不得，須臾行其詩名，則可千百年久。余讀其詩，惜乎不與之爲友，胡爲乎白。余首虞之山，兮琴之川，余其再遊乎否。恩

張二橋日用昌黎文恰切末用三呼字文章化境

威遠知事王君慕表

君姓王氏名璵字銳九。別自字魯峯。先世自濟源遷寶豐。君祖天祿遷魯山。考明玉。年二十餘歿。以君仕贈順寧知事。配張孺人早歿。繼配溫孺人。實生君。數歲而孤。孺人守志撫孤。鄉里以苦節稱。君稍長。傭書以養。習申韓家言。魯山令王君肇基調南陽。延君佐幕務。歸投牒爲刑曹吏。期滿考授正九品職。以母老不謁選。躬耕養母者二十年。母歿治喪中禮。服闋得順寧府知事。長官才君。署縣事。歲大旱。請借谷。順寧離省千八百里。待報

藕頤類稿卷二十

墓表

三

則民餒。遂開倉先賑之。長官怒君擅發。君申辨得請。明年貧民不能償者五百餘石。君變產代納。育賢書院久廢。君捐俸修葺。聘貢士杜棠主講席。文學興起。請於上撥官地三頃以資膏火。改署雲州。州有新墾地。歲歉徵租。民大困。君爲詳免。州不產瓜。瓜時歛民錢市於他縣。遂爲例。君復免之。普洱府威遠極邊地。夷民雜處。其俗好人而怒獸。號難治。長官皆曰無喻。王知事者。遂調威遠。甫抵任而黑獠叛。巡撫江公蘭會提督某公發兵剿捕之。軍裝資長夫力。前募者多不給值。民聞雇役多逃。避君無尅減久之。民信爭爲長夫。運裝速於是有牛肩

山土地塘之捷。邦右寧靖。善後之虎練八百。土練二千。皆隸君。撫循得兵心而民不擾。波月那磨投誠。頭日刁廷桂黃金武具嚮化。結事平。以功授縣丞職。署恩樂縣。威遠民攀轅而送者千餘人。縣東門臨大沙河。渡者多溺。橋久圯。君庠橐中先出資爲倡。費二千緡而橋成。民德之。邊俸滿以州判用。君任事不避艱險。荒崖叢箐間。積勞致疾。引疾回里。長官莫不惜之。今大學士費公官雲南布政使時。前直隸總督宮保顏公檢官迤南道時。皆曰王知事誠實之心。人不能及。昔班孟堅傳循吏。合西漢二百餘年。厯得六人。探其本則曰以經術歸吏治。

藕頤類稿卷二十 墓表

三

君起家不由繒掖。而歷著循聲如是。是可表也。君生於雍正癸丑年某月日。歿於嘉慶庚申年某月日。春秋六十有八。葬於縣西某鄉。子一人。光鼎。魯山縣學生。孫二人。景洙。景泗。葬後之八年。余始爲文表之。表曰。費公。古之仕也。以澤民。今也不然。自束髮受學。授之於其師。聞之於其親。皆以爲榮其身而利及其子孫。然而問刑名。不知問錢穀。不知一旦有事。則倉皇而送。巡君之居官也。遠追黃霸。而近比况鍾。囹圄受道。而邊徼抱功。不籍於帖括。而直據其心胸。吾表其墓。無虛詞。使儒名而市行者。聞而愧之。則其膏澤也。庶可下及於蚩蚩。

葉蓮航曰文有勁氣以四照堂文

墓誌銘

保母墓銘

保母張吳江人名眷榮本入熊氏爲婢配張雲開熊氏子寶泰七月生無乳眷榮無子女使爲保母日以藕作粉食之得不死寶泰三十字曰藕生者以此也寶泰父官寶應知縣地多藕也時有顯官以授乳多少婦被劾寶泰又弱甚若不可彌月活者先君曰生死命也乳之無益而招疑姑以付眷榮白始生十日至才三年始離母寶泰雖不死而多疾病母視之謹然稍長有過必呵

藕頤類稿卷二十墓誌銘

三

罵之。才歲時在丹徒送嫂氏往揚。母送于屏後不肯歸。室夜分人勸之始歸。黎明又至屏後立。人笑曰尙未至揚州也。五日歸喜而泣。寶泰年二十一。贅于懷寧。又三年始偕婦歸家。母喜曰吾始願不及此也。初寶泰在保母房中燈下讀韓文。告以文公官河南令。率婦拜李法真事。至是向人曰。頻年多病。三哥卽作河南令。余亦不能待矣。三哥余小字也。未幾病傷寒歿。保母性慈直。人有所乞。必喃喃怨之。或面詈之。而卒與之人不以爲德。問其年。每日來時年二十九。先母曰丙辰年也。今乙酉五十九歲矣。葬潛山西門外太平塔旁。銘曰。

我昔孱弱母奉以強母今老病我無以償老病而死我心悲傷脚少天根鼻少梁管輅何年宰洛陽

贈文林郎蒙自縣知縣張君配程孺人權厝志

今世重形家言而余甚卑之蓋地理乘陽氣也君子爲陽死必乘之卽悞入陰流必有賢子孫發於夢寐動於精爽使之不安其陰以遷於陽是說也吾於張君程孺人之旣葬復菴也而益信君諱鈞字宇羣先世江西鄱陽人洪武間遷懷寧有戰功世襲昭信校尉所謂三張氏也祖麟鄉飲大賓父維垣歲貢生君爲人貌魁梧性醇厚孝友天至與人交無城府雖對儻從無疾言遽容

藕頤類稿卷二十

墓誌銘

三

配孺人系出高門質弱首不勝鬢甫饋遭君公喪張氏方盛經紀走趨者自鄉社及四方自雞斯以迄緇窆一切苦草中所不能顧者悉責之孺人孺人哀感之餘持簿算典管鑰出入雖室老咸遜出孺人下居恒處先後以禮教子女以嚴家門無嘻嗃聲君承豐厚不事家人產產中落有楊氏甥超恒以進士官觀城縣迎母夫人養君長姊也強同行至則事無鉅細皆聽之亦如老於簿書者顧楊清宦不名一錢割俸不能贍其家嘗年餘不得信或鵲噪燈作花則婢子欣然曰東信至耶而久不至孺人拮据不見有艱窘色甥姪輩至則刺肥擊鮮

自或粗糲不飽他日君歸召賓客酒漿胸炙所需酒食咄嗟立辦未嘗以窘告或問之曰勞人遠歸歸復出不必以米鹽事慰之其庖內政識大體也類如此孺人有肺疾誤服風藥引寒入胸穴君歸延醫治不愈疾革謂家人曰吾無他恨吾子已成立顧未舉孫然吾夫長者可無慮惟幼女年甫十二聞其婿足不良於行翁雖官知縣好傲長官恐速禍汝等母以姊以兄以嫂而以母吾目瞋矣言訖而逝君期年復偕楊之官增城遊倦思歸楊固留之遇袷暑乃振裘以取風或勸易裕衣曰吾行膝已局不肯開遂中熱病急歸道出新喻知縣超恒

藕頭類稿卷二十

墓誌銘

五

弟大觀又君壻也君之子在焉正君遂終於喻歸柩於懷寧乾隆庚戌冬孫安杞合葬君與孺人於蒿子嶺穴土潤而不緊形家以得土告既封長女楊安人私祝曰父母安則已不安將示我夢夜夢君露兩足於外韞色白醒而泣曰是示我以無容足地也是示我以事不諧也欲發之而不敢居久之安杞朝夕若芒刺者延形家覆按之曰陰流入壙矣合前夢急啟之土嫌水漬蟻且附於廡木遂權厝於故處以待新阡時乾隆乙卯三月十三日也安杞寓書於余曰吾祖父母善行重鄉里爲長德爲女宗乃不能安其藏善不可爲乎余曰無傷也

三代下之賢者。無過周元公。朱文公。元公之改葬。母也。以水嚙其墓。文公之葬父也。一葬於五夫里。再葬於鷺子峰。三葬於上梅里。德如周母。如靖獻而不免也。是卽予前不安於陰之說也。無傷也。君生於康熙庚辰年正月十六日。歿於庚辰年十月十五日。年六十一。孺人生於康熙壬午年四月十五日。歿於乾隆甲戌年十月初九日。年五十三。子三。長澍。國學生。入貲中吏部。吏目。選格。將選而病歿。次滇。繼族弟某後。俱程孺人出。三廣生。殤。側室程出。女二。長女適昭通。通判楊大觀。卽前官新喻縣者。瑞州知府繩孫。幼子。都察院左都御史謚勤恪。

藕頤類稿卷二十

墓誌銘

三

諱汝穀。孫次適。潛山縣學生熊寶泰。卽作權厝志者。孫二。長安杞。國學生。次安梓。繼滇後。孫女一。適附貢楊瑞瑤。卽大觀子。曾孫一。祥麟。曾孫女二。皆許士族。乾隆庚戌。遇覃恩。君壻大觀。官蒙自縣。賤贈如其官。妣程贈孺人。權厝例無銘。銘俟葬日。然亦可以志也。乃變其例而系之。系曰。

余妻告余泣。且數行。自君爲吾家壻。吾親已亡。記君詩一章。妻兄遇我厚。食後啜檳榔。他日丹陽時。與君無較量。時君年少。容君言狂。今竟何如。而視茫茫。而髮蒼蒼。乃負債不能償。雖不君索。而君氣不揚。飢驅之足重。繭

乃傳爲跛也。使吾親彌留而不忘君。無顯位無文名。善也不藉君之文以彰其系也。不如其已也。庸何傷。余無以應口。坎而目張。

賈約園曰。系詞奇橫。傳作也不好。自傷只好。自罵其實。自罵卽自傷。亦自贊也不好。自罵借人以罵其實。罵之亦傷之贊之。而其實仍自傷自贊也。

祭文

祭河內縣城隍禱雨文

代

一葉已落。百卉將腓。月應三年之閏。雨愆十日之期。莫赤匪日。莫燠乎離。埽道有伯。灑塵無師。河邑雖多水田。較江南則小。他縣已經沾足。而郡城獨稀。田禾爲命。人

藕頤類稿卷二十

祭文

美

民其咨。亦知澤祐自神。不闕于禱。然而罪知由已。敢憚于祈。或行事踰于禮法。或斷獄倒其是非。或同寅過客。不能節儉其飲食。或科頭宴起。不能敬慎其威儀。惟一身之有過。彼百姓其何知。卽黔首之有罪。亦身教之未施。禍勿及吾赤子。殃願萃于有司。伏惟尊神。大顯靈威。罰旣有在。天必能回。旱魃務去。商羊斯來。大雨三日。同雲四垂。千倉萬箱。九穗雙岐。共疏虔祝。神其鑒之。

祭懷慶府城隍廟禱雨文

代

伏以言雩則早見。求神則民寧。况吾神彈壓氛祲。主張生植。睚眦百姓。扶佑三時。茲河內縣三月以來。一雨未

沛十旬之內三禱無靈茲當種麥之時惟求破塊之雨而田如龜坼民似魚枯稻無秋却望麥秋天雖旱幸非人旱朝廷寬大僚采協恭吏果通于苞苴神當自察罪若在于里閭身可代殪蒿目實難傷心欲訴對中秋之月居人反恐離家望太行之雲瞽者亦爲翹首小民枵腹雷但鳴於饑腸下吏懷慙雨惟流于汗體天上之雨再不降河內之民將自移惟祈俯念黎民克揚嘉霏果然連夜屋漏何妨若是崇朝盆傾莫住敢因吏爲民而請命望憫民怨吏之多言

祭龍潭取水文

代

藕頤類稿卷二十 祭文

七

蓋聞星見祭雩乃雲端之借號應飛得雨是地下之模形德本正中不使陰陽倚伏神惟善變何妨豐歉轉移茲懷慶一郡望霖三月輟潤乾封有象徙市無徵石燕停飛商羊不至惟祈靈貺溥錫滂沱勿爲木寓之虛敢望雲從之速

祭懷瀆廟禱雨文

代

伏以民以食爲天國以民爲重百果始發于仁萬寶盡生于種欲觀麥浪之飄搖先藉土膏之發動茲旱魃爲虐愚黔騰恟術少巽酒之樂求無繁露之董某等夙愧逡巡久知闕冗撫字無勞耳目多壅斷獄未平除暴未

勇上帝降災臣僚仄悚罪豈在于閭閻禍勿及我林總
願學戴封焚亦何妨更效祝良暴且無恐恭惟尊神素
荷天寵同九曲之靈受三公之奉惟祈鑒此樸誠爲民
愆愆既未刈于稻畦實望收于麥壟緬沉璧而靈昭試
握地而瑞湧將見石燕投懷商羊接踵松帶雨而濤翻
雨挾山而濕聳香穗絲勻良苗翠擁待命望賒叩靈神
悚

祭關廟禱雨文

代

伏以高莫如天人窮則呼尊莫如帝事急則賈國以民
爲本佑國必先佑民物以土爲生潤物必先潤土茲懷

藕頭類稿卷二十 祭文

天

慶地方一郡勤雨仲秋更旱穡已少刈麥却望收茲當
播種之時正是望霖之日無如飛飛者天淨而峯不起
杲杲者暑退而威更炎遇物有聲聽狂風之叫吼濕衣
不見偶細雨之廉纖街不如酥原真似燎肥田成瘠樂
土亦憂民不可移盛世寧分畛域禍何妨轉至神必顯
威靈將見甘霖普遍瑞麥蓬茂八邑感覆幬之仁萬姓
沐涵濡之化

求晴文

代

曩時晴意太堅徒見杲杲之色茲則雨還成苦但聞浙
浙之聲魯僖之悅旣已多盤古之喜亦宜有吟劉又之

水柱幾至千尋。讀邢邵之漢書。豈惟五日伏祈尊神。大顯明德。一足之鳥。惡見商羊。三足之鳥。願瞻舜日。

祭朱竹均先生文

嗚呼公之督學江左也。下令徵詩。豐山之梅。杜默手植。新葺亭于有司。余詩蓋百韻。不免于狀體。而公以爲奇。告于學師。余廢學久矣。強余入試。否則其詩也。必倩人所爲。試二喬宅賦。云英姿艷骨。殆兼有之。試匍匐往將食之文。余訓將爲持。公驚以爲創解。可補集句之遺。記從容笑語時。公語期。期此天柱一角茶也。可破我悶。消食肉之肥癡。余進曰。命途多舛。譽茶過惟。葬也。宜公笑而解頤。公望吏議返都中。余謁于楊梅竹斜街。公訝余來遲。未幾余病咯血。公大嘆息。余踉蹌以歸。聞公之督學福建也。戴席帽遊于武夷。欲往從也。無再出之資。茲聞公歿。木壞而山頽。或傳公之歿也。以天醉失足而神迷。逾夕暫明。笑謂家人曰。某氏招飲。我竟不能去矣。言畢而逝。其色則怡。臣是酒中仙也。舍公其誰。京師人曰。士無談處。此所謂慟在天下也。而余則哭其私。蓋余之爲人也。不掛人齒。惟公譽之。是爲知己。有一知己。可不恨也。而今又如此。酌酒一尊。淚下不止。余雖識公。未識公子。尋兩歐陽。隔幾千里。爲文遙祭之。寫哀而已。

祭楊宜人文

嘉慶二年四月十七日。懷寧楊宜人歿。同懷妹張淑自潛山奔哭歸。敘述哀情。囑婿熊寶泰編韻成文。謹以牲醴庶羞。嘉薦普淖。致奠曰。嗚呼。傳稱列女。世重母儀。曰禮曰法。曰儉曰慈。式昭內則。是訓是師。惟余大姊。四德具宜。余家儒素。曰三張氏。余母壺德。著於鄉里。姊幼端穎。父母皆喜。歸於中表。名臣之孫。楊本巨族。副相官尊。翁官太守。蹟著來賢。婿乃雋才。稱小比肩。余年十三。母病危殆。姊歸侍疾。衣不解帶。統如五鼓。寒燈相對。生命

藕頤類稿卷二十 祭文

三

不辰。慈母見背。憐余幼弱。撫愛備至。兄嫂皆賢。與姊不異。姊婿筮仕。宰於吉陽。買舟從宦。初離故鄉。姊妹分攜。中心愈傷。每有書來。絮絮不忘。老父粵歸。官齋暫棲。兄亦幸侍。靈椿又萎。嗟余初嫁。怙恃俱失。手足情深。愈見憐惜。余翁清宦。兄公繼聲。余婿才拙。不能治生。徒四壁立。吾。吾。伊。伊。饑驅奔走。舵影鞭絲。姊遠聞之。爲之傷懷。解身上衣。拔頭上釵。或布梧桐。或段娑羅。或銀朱提。或金紫磨。兄弟友于。天性使然。贈遺不勸。垂三十年。姊能佐治。南康名郡。量移滇南。歷有善政。姊能教子。祖硯父書。兩甥皆慧。風丁之無茂才異等。博士明經。雙丁兩到。

兄弟齊名。姊之長婦。兄之長女。賢靜有聲。弱不能乳。乃置笏室。兩孫並舉。姊之次婦。父官中丞。貴而能儉。不異京陵。亦舉兩孫。頭角崢嶸。四孫嬉遊。如四瓊枝。桂芳蘭茁。理應如斯。有兩女孫。大雲小雲。相貌端好。能刺繡。文小雲尤慧。乃字余孫。余孫在北。尚未得見。聞甚陋劣。門楣恐玷。方結姻時。姊妹甚喜。兩家姻舊。歷三世矣。余兒在都。姊亦適至。兒病旅舍。親調藥劑。苓甘參苦。病乃得瘳。余只一子。此德難酬。昨春正月。姊婿卒官。太守清德。士民闕于滇南。迢迢靈舟歸來。年逾七十。不勝痛哀。余兒告寧。謁姊喪次。歸來告余。汪然出涕。乃勗余兒。尚之

藕頤類稿卷二十 祭文

三

晉臣三高之祖。廬江潛人。能奉從母。如其所生。史冊所載。高山景行。是鄉先輩。尤當則倣。不負人思。臣忠子孝。姊之儉德。居然寒素。衣不重帛。服無贏副。食惟菲已。兼味則怒。至於周急。不待求貸。待以舉火。毫無德色。臨財好施。意度豁如。士行男德。其猶病諸。姊昔事姑。不聲而應。蘊習羹湯。咄嗟時進。祭祀豐潔。馨香甘旨。賓至亦然。食盡則喜。姊之才智。料事多中。陶侃母湛。韋逞母宋。幼善女紅。鍼神共傳。老喜觀書。稱圖照言。姊之德容。輝映禴翟。矜式閨閣。禮宗嬪則。嘗在京師。命婦咸集。鳴琚笑瑳。垂魚繡鵬。贊見置位。一如其班。言語詳雅。儀度安閑。

嗟予衰老。宣髮落齒。每與姊行人。謂余姊。昨冬嘉平。姊始析箸。如少壯人。綜理家務。得毋過勞。是亦有故。敬羨勞逸。論之有素。余初聞之。不覺自愧。余懶。姊勤。余賤。姊貴。婦人治內。老健宜然。如讀書人。不離簡編。白首著書。老而益堅。旣而復思。佳婦佳兒。委以家政。家亦能濟。事親裁。何必如斯。擬於秋間。自往勸之。不虞初夏。精爽不定。啞啞向人。烏啼可恨。一紙書來。忽得函問。丙夜患病。不嘗藥劑。詰朝脫脫。一家實庇。余有四女。同聲一哭。從母如母。天何慘酷。記得前年。皖中送別。執手難分。哭乃不絕。那知今日。遂成永訣。姊有愛女。長甥送去。曾未

兩月。驟膺大故。平湖千里。遊子斷魂。毀冠裂帛。見星而奔。次甥淒絕。哭母念兄。血淚纒縈。嬰兒啼聲。姊之女婿。作宰黔中。萬里之遙。信不易通。余兒在途。踽踽北上。寓書告之作。何悲狀。皖城南。皖不百里耳。永別未送。舍斂未視。何況遠途千里。萬里。兄已久歿。姊又如此。同氣之人。惟余而已。曾記幼時。姊婿抱病。脉絕神昏。醫藥不應。事急。勇生封股。以進如文。殊草如返魂。香庸醫竊名。不惜厚償。此事甚密。惟余知之。病創呻吟。余亦暗悲。俗云。告人病者不吉。余遂秘之。至於今日。此事難能。善不可沒。泣告兩甥。載于行述。浮生若夢。光陰似電。老淚縱橫。

行亦自念。語無倫次。惟以寫哀。清酒一尊。靈其歸來。

祭顏巡撫文

代

嗚呼。泰岳傾頽。哲人萎謝。箕尾星歸。郊垆木稼。名高吏部。南紀酸辛。望重司徒。玉溪悲詫。搢膺頓足。榮溢淚流。口燥唇乾。綆縻泣下。維公降岳。台躔乞身。星列周情。孔思金輝。玉潔中丞。雅望樞府。名賢敷歷。中外垂三十年。偉業豐功。荒蕪難述。感恩知己。覩縷爲言。憶昔西江。家君作宰。洵守南康。宦遊累載。公爲方伯。列藩何尊。分則屬吏。情則弟昆。我時十齡。知慚間絹。艾吃飛胡。闖敗客面。三春妍和。甥姪朋戲。敬禮小文。得蒙留意。嚴藉師資。

藕頤類稿卷二十 祭文

三

恩堪翁比。選婿車邊。許爲半子。鼓柁南返。鷓春蟀秋。睽違三年。箋啟時修。星軺北上。路出舒州。迎於下柴。爲我停騶。其時笳笳。爲梟爲獍。牛羊之力。水草之性。奉檄督運。軍書飛判。贊畫有方。國之楨幹。蜀道迢迢。青天遠盼。萬里雲羅。心愁一雁。載總師干。實專閩寄。小醜旣平。雙旌并賜。幕府高牙。節樓鼓吹。公官楚撫。我爲秦贅。述婚有詞。舉蒙有作。緱嶺鸞鳳。潤州鶴雀。鈴轅侍側。厲我好修。未逢遞帶。敢不袒韞。惟常陪宴。色然有喜。我雖小戶。不醉不止。公比祁公。我慚子美。聊一中之何勞。漢史外姑憐我。謂我快婿。我慚稚恭。不能乘騎。公轉中樞。趨赴

秘省。我往滇中。攜家覲省。湘江波滌。君山浮翠。柔櫓伊
啞。愁心欲碎。六詔風烟。奔馳萬里。曾未數月。悲生一紙。
自則山邊。得接公書。維揚舟次。喪我外姑。嗟我嫂氏。曾
經一見。驟聞此信。泣涕滿面。矧我懷恩。摧折中腸。文元
昭德。心馳寓坊。載牧我馬。驪黃飛控。庶幾見公。伏地一
慟。我往南皖。公撫滇陽。中路相左。鄉國傍徨。又聞移節。
再撫黔中。使我未歸。反克相從。驛路槐黃。又借計吏。草
草勞人。何心入試。三券書驢。一鞭殘照。五上金陵。疲驢
席帽。噩夢頻驚。心神不定。棘闈方終。忽得函問。座中客
滿。我哭失聲。中夜起坐。同舍相驚。昔在長沙。摠衣拜別。

藕頤類稿卷二十 祭文

三

公方據几。絮語不絕。時公壯年。豈知永訣。我妻相依。當
此大變。猶隨諸弟。得視含殮。獨我遠離。天涯孤寂。撫專
心傷。含懷舊極。白楊蕭蕭。風雨歸舟。秣陵天遠。况復逢
秋。公會謂我。淡墨書名。十餘年來。猶滯諸生。卽得解頭。
悲心莫解。待放之時。踈如糖蟹。丈夫運乖。孩兒綳紉。團
司不來。依然鴟毬。公望久虛。我心慙焉。青袍似草。相對
年年。科名難必。學行可造。砥行力學。以是爲報。

藕頤類稿卷二十

塵事碌碌筆墨多荒自申陽之役一路紀行有作以後
硯匣全封矣賤价回贖到新刻快讀連日生平於古文
留意洗刷今讀大作敢拜下風緣能古而不能奧能肆
而不能橫門徑未離八家先生則峭如諸子奇似佛經
其合國策史漢而一之萬非庸手所能趨步把讀數過
心摹手追庶幾此後文字亦更上一層至回頭一想四
本只是隨手記錄原無付刻之意兼亦不可以刻先生
贊之過分譏之實然見愛之深如先生者真無第二人
也見賜湯池書卽倩能手書作拙編之叙亦佳話也吳

咸書

肯哉詩尙在趙研堂處侯肯哉進省時卽囑其郵呈大
教目下雖已請咨文書未曉何時能得俟得後行期有
定再當奉聞順請尊安不一閏五月初旬學標頓首

又

塵趨倥偬未遑修啟亦復一無可言心緒之劣在洞鑿
也高年頤養著述自娛晚景如先生誰人得及耶半年
來無復筆墨案頭塵積三斗史冊俱已摒擋惟存大集
一冊時時披覽如接罄欵先生於古文盡掃唐宋人架
子只如清言滿紙天趣筆意矯變烟雲隨手嘗謂可作
莊列讀也官事已了理料北行重來豫省果否未定恐

自此日遠教言失我師資也謹此候安并以告行九月
初旬戚學標頓首

戚鶴泉回頭一想一則

國朝文字之奇莫過山右傅青主山觀其叙畢振姬西
北之文忽長忽短若斷若續驟讀幾不可句近見藕頤
先生與顧九日書全用側聲字自述一生行筆墨奇
矯亦迴越恆蹊如云日月似電似箭似轉盼似水赴壑
似葉上露忽忽突突過去似霧舊事恍惚似夢又云少
日敬老近見道上老者輒厭謂離死不遠尙僕僕不止
却忘自亦老自亦在外自亦在路上走勿輩向我拜必

戚書

二

怒罵或避去自見長者則又拜是不恕又曰始亦佞佛
過寺院見合十者數百念福是上帝物佛那得竊以予
我舉億萬拜佛者上帝盡予福數亦不足謂善者得惡
者不得則善者帝自予不必頓首請帝予未必假手佛
氏也請則予不請不予竟可自主矣若謂惡者請亦可
得佛肯帝又未必肯也評者謂其幻處是騷辨處是莊
生動處是史記予謂全是一片化機悟境直當作楞嚴
經讀

呢玉亭書

前於史載岳處寄到大稿因制府奉

命巡閱營伍逐日訓練未能披讀昨巡閱事竣細心玩索數日未忍釋手佛論三篇以佛言佛雖庸人俗子立時喚醒較昌黎原道六一本論尤爲痛切明快范增論自出機杼不傍蘇亦不駁蘇錢塘馮氏之論殊覺無味矣康節論見得到說得出談宋學者不能置辨餘文篇篇皆有精意惟二家文選序內謂于一勝冰叔簣山勝雪苑鄙見王魏可以並驅至于雪苑儲六雅謂他人之文以走雪苑以飛譽之未免太過然逸德軒寃不能敵壯悔堂也古今體詩不襲唐人空調不染宋人俚語詩文皆卓然可傳近時名士文集閱者不少大都爲八家

呢書

三

捫住守之者邊幅窄狹不能自出新意蓋八家精處時文得之學到老不脫時文氣也亦有一二才智之士不受牢籠無如天資未高才力淺簿或悞以文之古在直空衍而無意或悞以文之不在虛字遂盡去之生硬至不能成句或叙事喫緊處忽排對數聯以矜腹笥其於古人用心處終隔一層先生此集出讀者能舍彼而就此則世上少鈍根人矣惜乎先生韜光自匿鄙人又未能作登高之呼言之人多不信雖然門庭蕭寂中必有世人焉鑄金事之繡像拜之不能得之于今時亦必得之於後世也本擬順道晉謁今奉到

批回星夜人入發無來春敢食益曾歎取齊驛正山等
覲歸途再過汝州一領塵教也九月中旬呢瑪善頓首
賈約園書
接奉手書收到拙文三篇深蒙大教謝謝蒙賜尊集又
復細讀一過妙在性情真摯不捨人牙後一語傳世無
疑西園遺稿前先生在河內時秘不示人今讀之恨其
晚也西湖狂金等作太白再生高青邱所不能爲者向
見邵夢餘之祖薑畦集激昂悲壯置之彭禹峰吳漢槎
集中幾不復辨乃知先生與夢餘詩筆皆如秋空飛隼
盤旋百折招之不下者其淵源固有自也秋闈榜發第

賈書

四

五十八名孫志仁清化鎮人其祖伯和先生制藝名手
同時如范太史任嘉定皆推重之而終老諸生名不出
里巷今後人興起良可快也昨歲見先生贈任碩處五
十壽序嘗以爲似論蜀父老文集中何以未刻九月二
十四日賈湘頓首

吳肯哉書

吳堂謹再拜致書於藕頤先生閣下堂吳下之鄙人也
耳先生名三十餘年矣夢想魯山未親眉宇心傾老杜
思易肝腸於戚鶴泉處得讀先生詩文伯仲賈董凌轢
韓蘇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如食益智糗如行羣玉山喜

且欲狂急不待分復自念少小頑鈍老大傷悲才識稀
妃未辨菽麥遽欲以蠡測海以莛撞鐘母乃不自揣乎
然而瘖不忘言蹇猶思步欲分潤于渤海竟自忘其蹄
浴所願大匠無棄材神仙能換骨憫其儉腹錫以等身
俾焦螟亦知奮翼以飛鳴吻亦得憑虛而望竊又以爲
其志可取也謹獻奉和雜咏詩若干首敢邀賞鑒聊博
軒渠冀井底以窺天迺雷門而布鼓恕其無自而至母
俾有志莫償幸惠德音鑒茲下悃不勝企望之至堂再
拜

吳惺溪書

吳書

五

接手書并收到拙作惜荷葉說承教謝謝古人所謂後
世誰知定吾文也前於二舍姓墨仙處得讀詩文數十
篇令人欽服尊甫集菴先生豪名滿宇內袁簡齋小倉
山房集墓銘一篇銘詞雖工未免太畧今讀逸事始知
當日就其所記憶者爲之與袁訂交之初及華亭決獄
奇事非大手筆寫不出也王孝妯傳用家語而得其神
夏貞女跋辨周禮而得其解讀師友小傳則如讀畫矣
張君墓銘之銘詞老藕傳之贊詞奇橫得未曾有南岳
自來如聚訟一旦訟解皖辨又自來言地理者所未知

也與王東壘書論子胥筆鋒所到屬鏤孫其利矣祭楊

宜人文一字句二字句無不入妙別體文從弟竹屏每臨臥時必誦一遍始就枕好之至于如此似玉溪生之好平淮西碑郭功甫之誦廬山高矣古詩月重輪行雙字連用不覺出魏文上與送鮑茂才詩皆自作古非彷彿也遊潛岳似南山紀行似北征輓張雪鴻詩直以古文爲詩音節又從古樂府中出也三國志小樂府漁洋不得擅美于前雜咏詩百首一片神行筆墨之痕俱化姪湘南十日後盡成誦或問何首最佳僕最喜我詩墨仙謂外舅詩未易軒輊咏松詩似更佳湘南舉望詩二姪婦猶喜其尊人草詩謂在白香山春風吹又生之士

吳書

六

或問何句最佳或喜咏仁詩重瞳是婦人或喜咏窻詩暑退一燈歸或以咏蟬詩輕與柳梢勻畫便面上多埜傭別駕喜咏手之愛看前輩畫怕出自家詩勞竹如喜咏鬼之一車輕可知僕則謂咏鳩之風雨別離多用典入化在諸句之上質之閣下以爲何如也對仗之精詩中餘事和家兄半畝園雜典詩以冬烘客對春夢婆家兄甚喜之閒居戲吟之絕對更多冬立春秋染夏四靈龍鳳龜麟二繩子午卯酉六朝曹劉沈謝三唐初盛中晚潘名岳謝家安易京房酒趙放不可枚舉別體詩之七仄詩似有平聲字雜在內七平詩似有仄聲字雜在內

細按之俱無古來無此作後人不能爲矣僕嘗謂詩文全在筆趣趣生于骨趣生于神趣生于善用書文左史詩太白後惟閣下得之矣僕忝在戚誼而未得一見聞明年有南回之意當至通德之門一親塵訓也肅此候安不旣姻愚弟吳蕙培頓首

武小谷書

穆淳頓首前奉到大集盥手誦之繼四晝夜始終卷先生之詩不摹唐人空調神骨却全自唐人出不落宋人俚語腐語自成一家用極熟之故事別開生面巧而不纖新而不佻筆趣之妙獨有千古矣古文逐篇讀之有

武書

七

似國策者史記者有侶水經注者脫盡入家蹊徑與友人共論之皆以爲然旣而思之猶淺之乎窺先生也先生之文直無所似今之所謂似者規撫形貌摹擬皮相優孟衣冠與叔敖無與也廬陵學昌黎而不似昌黎歐曾慕廬陵而不似廬陵蓋各有天才不同不必強之使似也先生當握管時據事直書不必國策史記之在前而韓歐蘇曾之在左右也然其風度神韻實有千載下不期而昭合者非先生似古人古人侶先生耳序事之文極閒淡最易脫畧處寫得如在目前聲情俱肖攷辨之文糾紛聚訟人人不能斷之專用一二冷澁筆無

不解頤而豁狀唐宋以來獨闢一境實不易一見不能
再見之作不必後世始寶太元也試事匆匆鱗鴻又寡
便未及回函到京後晤法梧門先生問及先君遺詩卽
以尊之之本及序文並交謂改易處法律精到推尊序
文謂今不易有二之筆索看他文 穆淨 因友人借看未
帶入行笈再三致意必欲讀全稿伏乞便中卽寄一部
以答其仰企之誠也卽日入禮闈順候台安言不盡意
三月初四日



武書



其間命之編述自有大斷... 命入行笈再三致意必欲讀全稿... 文謂今不易有二之筆索看他文... 因友人借看未帶入行笈再三致意必欲讀全稿... 以答其仰企之誠也卽日入禮闈順候台安言不盡意

